吳都文粹續集

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侍讀臣孫球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都文粹續集卷十

城池 人物

平江路新築郡城記

明 錢穀 撰

鄭元祐

吳自泰伯至壽夢始大及闔閭用子胥而城郭宮室始爲東南霸世言泰伯城僅三里二百步在今梅里蓋泰伯以天下讓宜不肯有其城也及闔閭徙都於吳子胥築城周四十七里象天法地城邑既完府

庫既充遂觀兵上國一傳至夫差子胥諫死未幾吳為
越併吏江左六朝以迄唐末五季前後宋皆以吳為大
藩屏世祖皇帝一天下六合為宮不設險于區區城郭
也至正十一年紅巾賊起汝陽明年春浙東海寇劫崑
山廉訪使者朝鮮李公深惟平江賦役供國家經費什
之七郡無城郭何以禦寇乃謀於監郡六十公太守高
公時百需出於吳者日不暇給不得已會司屬僚佐驗
民之家貲厚薄計量城之長短高下分築之罷弱戶

則汰去之豪強而常時役不及者則糾率之寧夏高公為南臺御史大夫庸田僉事馬公董之馬公首捐官帑千錠憲漕水司總府皆捐資以助然太平日久一旦興大工役民十餘萬當盛暑揮鉏如雲下鍾如雨城之大綿延數百雉漫不知何從列楨榦於是公曉以程度矩範而勉以誠慤必若是而後無善崩之憂民志既齊遂經始於是年夏四月畢工於秋八月城四向一仍子舊之舊水門則仍宋之舊獨啟胥門上建忠孝王廟餘五

門上亦皆祠神蓋役興時慮暑雨疾癘為民害乃禱於
神以祈祐故列祠以答神賑城之高以尺計凡二十有
三其趾三十有五疊石三層以為固城之面廣丈六尺
皆甃以甓大毋作水溝每門建戍樓以謹斥堠嚴烽燧
當人馬陟降處皆列置蛾眉甬道門之內外構屋設官
居之以察非常城於是備矣其先又用中統鈔二百五
十貫米一千斛至是合官民用財凡若干萬錠米若干
萬斛城既完民大喜有依衛則又相與嘆息曰廉訪公

非有一廛之宅在吳也然苦心焦思以完斯城者盖上以為國下以為民也况吳東北瀕大海西南枕震澤於澤國四通五達之衢也郛郭之内官糧貯於廩庾者歲數百萬設城郭不完寇攘逼近將何以為國計乎今既完城以為衛繼今所以守禦之者則在乎明有司承流宣化蘇民之力以固結其心使吳民愛戴其上如子弟之親父兄夫然後其民以仁義為干櫓禮樂為甲冑人心既固則與此金城湯池併為天險於無窮也已李公

名某字某云

吳都詩　虞世南

畫野通淮泗星躔應斗牛玉牒宏圖表黃旗美氣浮三
分開霸業萬里宅神州高臺臨茂苑飛閣跨澄流江濤
如素蓋海氣似珠樓吳趨自有樂還似鏡中遊

同前　駱賓王

維舟背楚服振策下吳畿威德宏三讓雄圖枕九圍黃
池通霸業赤壁暢戎威文物俄遷謝英靈有盛衰行嘆

鴈夷沒遽惜湛盧飛地古烟塵暗年深館宇稀山川四
望是人事一朝非懸劍空留信亡珠尚識機鄭風遥可
託關月渺難依西北雲逾滯東南氣轉微徒懷伯通隱
多謝買臣歸唯有荒臺露薄暮濕征衣

吳門　崔融

洛渚間吳潮吳門草色饒晚烟楊柳岸春水木蘭橈城
邑南溟近星辰北斗遥無因生羽翼輕舉託還颷

登吳古城歌　劉長卿

登古城兮思古人感賢達兮同埃塵望平原兮寄遠目
歎姑蘇兮聚麋鹿黃池高會事未終滄海橫流人蕩覆
伍員殺身誰不冤竟看暮樹如所言越王嘗膽安可敵
遠取石田何所益一朝空謝會稽人萬古猶傷甬東客
黍離離兮城圮陀牛羊踐兮牧豎歌野無人兮秋草綠
園為墟兮古木多白楊蕭蕭悲故柯黃雀啾啾爭晚禾
荒阡斷兮誰重過孤舟逝兮愁若何天寒日暮江楓落
葉去辭風水自波

吳古城

江城吹角水茫茫曲引邊城怨思長驚起暮天沙上鴈

海門斜去兩三行

姚合

登闔閭古城

登高望遠自傷情柳發花開映古城全盛已隨流水去

黃鸝空囀舊春聲

武元衡

吳城覽古

吳王舊國水烟空香徑無人蘭葉紅春色似憐歌舞地

陳羽

年年先發館娃宮

吳門夢故山

趙嘏

心熟家山夢不迷孤峰寒繞一條溪秋窓覺後情無限

月墮館娃宮樹西

吳門

王安石

朝遊盤門東暮出閶門西四顧茫無人但見白日低荒

林帶昏烟上有歸鳥啼物皆得所託而我無安棲

同前

丈天祥

樓臺俯舟楫城郭滿干戈故吏歸心少遺民出涕多鴈
居無鵲在魚網有鴻過使遂睢陽志安危今若何

過姑蘇城二首

張羽

片帆迫遞入吳烟竹淑蘆洲斷復連柳影濃遮官道上
蟬聲多傍驛樓前近湖漁舍皆懸網向浦人家盡種蓮
行到吳王夜遊處滿川芳草獨堪憐
故國有荒臺登臨一愴哉屧廊風落蠹香徑雨生苔苑
廢民家占城摧客弔來伍員當日語千古尚堪哀

城門曲　楊維楨

諜報越王兵城門夜不扃孤臣晴不死門月照人青

過蘇州　劉基

姑蘇臺下垂楊柳曾為張王護禁城今日淡烟芳草裏暮蟬猶作管絃聲

姑蘇臺下垂楊柳落葉蕭蕭日暮風天地山河有真主憶昔吳宮無事時滿城楊柳舞西施如今柳盡西施死迎來送往總成空

恨殺當年陌上兒
陌上清歌最可聽誰知此是斷腸聲就中更有楊枝曲
恨殺昏鴉及曉鶯
虎邱山下月朦朧閶門前動地風子夜一聲琴一闋
杜鵑聲在碧雲中
燈映窓前紙不鳴四鄰無語犬號聲南陽已死為霖了
何用人間更得名
滿地寒風滿面塵荒烟白草舊通津宴安酖毒俱亡國

可但西施解悞人
成敗由天總所知烏須拔劍更何疑誰言碧海剸蛟手
也學臨春井底兒

小雨如膏漬陌塵一溝寒碧曉生鱗餘年已自無多子
更向途中見早春

夜發吳門

趙孟頫

吳樹依依吳水流吳中舟楫好吏猶多情最是吳門月
又送行人下秀州

吳門

張泰

萬井烟花繞故都闔閭宮苑自荒蕪江魂吼浪空雙警越
山黛顰秋已破吳臺下草深無過鹿城頭月落已啼烏
英雄老去年華在海日瞳瞳水滿湖

吳門懷古

顧璘

南眺荒原思惘然闔閭城古澹蒼烟吳宮已沒彈絲處
脊渚猶傷賜劍年渺渺湖浮遠岫萋萋春草下平田
長洲廢苑那堪問落日祇餘麋鹿眠

閶門　米芾

蘋風忽起吹舟悍雨打圖書藏裹亂閶門咫尺不安流何况盟津與江漢非無輕楫與長篙逆風逆水適相遭須臾風迴水流順星宿浮槎趂月高

同前

吳王故苑古長洲潮汐池邊一佇留秀蕙芳蘭無處所亂莞叢葦滿清流

同前　朱長文

九曲堙淪茂苑荒吳人誰復怨吳王莫嫌故國千秋遠
知是仙家幾日長湖上只誇浮海相里中休笑效顰娘
舊時芳徑依然在但屬漁樵自採香

閶門調行客　　范成大

日夜飛帆與跨鞍閶門川陸路漫漫人生自苦身餘幾
天色無情歲又寒萬事誰堪六如觀一杯莫信四并難
重陽雖過黃花少尚有遲開玉雪團

自閶門騎馬入越城二首

日影穿雲亦未濃夜來疎雨洗晴空村前村後東風滿
畧數桃花一萬重

斷橋隤岸數家村雨少晴多減漲痕雪白鵜兒綠楊柳
日高猶自掩柴門

閭門　范仲淹

吳門聳閶闔迎送每躋攀一水帝鄉路片雲獅子山落
鴻漁釣外斜柳別離間白傅歸休處盤桓幾厚顏

同前　倪瓚

望中烟草古長洲不見當時麋鹿遊滿目越來溪上水流將春夢過杭州

登五城門　　高啟

登城望神州風塵暗淮楚江山帶睥睨烽火接樓櫓并吞何時休百骨易寸土向來禾黍地雨露長榛莽不見征戰場那知邊人苦馬驚西風笳鳥散落日鼓嗚呼城下水流恨自今古

同前　　徐有貞

閶闔門開近帝州麗譙新建倚高秋人間盡看三千界
天上移來十二樓往事名傳吳伍相平生心在漢留侯
斗牛宮闕當頭是何必乘槎海外遊

碧城樓子聳秋空聲振江山鼓角雄高下亭臺花霧裡
往來舟楫水雲中賦才世豈無王粲飲興時應有庾公
雙手可將紅日捧扶桑只在畫欄東

蔡羽

閶門城樓

吳苑已多樹高臺聞急砧千門開國意落日一登臨南

去帆檣亂西來秀色新不須孤角起把酒思難禁

月夜登閶門城樓　王寵

列雉森海甸麗譙屹中天山川振襟帶方位周幅員華
月鏡千里覽見東南偏蒼蒼寶玉氣靄靄都虛烟霸跡
幾興伏徂運悲逝川惜哉萬夫雄隨彼往化遷唯有烏
棲曲哀怨至今傳

閶門行　袁袠

閶門巍巍連紫極疊雉崇墉控疆域飛梁作鎮限關津

廣市開場通貨殖土風清嘉想端委里閈驕奢誇鼎食
城中綺構排雲起城外青槐當路植梁鴻橋下柳千條
泰伯祠前花萬色紅塵日晚駐雕輦碧草春來迷玉勒
魚鑰彤彤開宅第夾道雲甍對迨遞鴛鴦織就綴文茵
翡翠裁來粧寶髻橫塘二月春氣濃中流畫鷁看搖曳
陌上行行霧穀紛花間往往開牙檣繫公子前溪唱艷詞
佳人子夜翻新製朝朝簫鼓出城闉夜夜蘭燈迎水裔
憶昔夫差全盛時離宮望幸駐行麾錦帆涇遠菱歌緩

消夏灣深綠仗移走狗鬬雞心未厭穿池鑿石游難徧
初從雲嶠起高臺更向花洲開別殿屧廊香徑何容與
水簾水檻疑無暑晝觀劍客舞青萍夜引西施歌白苧
爭長黃池干夏盟檇李曾棲勁越兵舟師電發艘艎出
壁壘星攢組練明自謂千秋長若斯豈意一朝人事改
愁見荒臺麋鹿遊可憐故國山河在吳王昔日起閶門
法象天樞擬至尊豪華轉燭寧終極世事悠悠詎足論

伊乘

閶門夜景

鈞橋通郭俯清流月照朱簾捲畫樓醉裏笙歌喧夜市
千家燈火似揚州

與啟南同登城樓

皇甫信

忽因懷舊擁多愁縱步來登鼓角樓惟有石田知已者
相逢一笑亦同遊

登城樓

劉玨

高樓百尺與雲齊白首登臨日未低人語亂喧城內外
客船都泊水東西空中鐵笛神仙過壁上瑤詞學士題

畫角一聲歸興動醉扶明月下丹梯

入閶門有懷蕭太守若愚　胡纘宗

晴日梅開花覆山梅花仙子白雲間扁舟相訪不相及
夜夜閶門月滿灣

胥門　王安石

誤褫雲巾別故山抵吳由越兩間關千家漁火秋風市
一葉歸舟暮雨灣旅病悟悟如困酒鄉愁脉脉似連環
情知帶眼從前緩更恐顛毛自此斑

同前　陳植

長堤柳線弄春柔姑蘇臺下馬如流春波溶漾綠潑油
官船楫鼓百花洲旌旗黤黮城上樓烟中雉堞高山郎
鳴鳴清角行人愁

盤門　許渾

無處登臨不繫情一憑春酒醉高城暫移羅綺見山色
纔駐管絃聞水聲花落西亭添別夢柳陰南浦促歸程
前期迫遽今宵短更倚朱闌待月明

晚入盤門　范成大

人語朝喧晚吹涼萬窻燈火轉河塘兩行碧柳籠官渡
一簇紅樓壓女墻何處采菱聞度曲誰家拜月認飄香
輕裘駿馬慵穿市困倚蒲團入睡鄉

盤門觀兵　張紳

朝出盤洲門觀兵具區外黃龍分兩翼玄甲列五衛軍
威畫角振殺氣飛鳥退三門將已發三壘法更秘秋清
太白高天黑攬搶墜扉從蛟室騰蛇向馬脊蜺雲翻風

伯旗雨雜川后珮無戰乃天功六合不足制

盤門吳地記云舊云蟠門蓋嘗刻木為蟠龍以厭越也後記云以水陸縈回屈曲改字為盤

吳門忠告　即蛇門　胡舜申

吳城以乾亥山為主陽山是也山在城西北屹然獨高為衆山祖傑立三十里之外其餘岡阜纍纍如羣馬南馳皆其支隴城居隴前平衍如掌所謂勢來形止全氣之地也如祇自城中觀之則城中之地亦惟西北最高

是乾亥無疑乾為天亥則紫微帝座所次是謂貴龍此城既主是山法當用金局乾亥於本五行屬金故也山如此水則當與山相應此邦水勢自東南貪狼西南及正西武曲以至西北巨門等位來其來皆原於太湖由正北廉真及正東東北祿存而去以入於江而歸之海其來去無一不合金局之法故自古常為大郡國今為行都藩輔而吳中人物繁盛冠益崢嶸所以常甲於東南今觀水之流派常自閶盤二門入即西南西北水也

由葑婁齊三門出即正東北東北水也其於來去之法固合然所以導迎善祥氣者尚有缺焉盖胥塘自正西帝旺來是謂武曲之水本由胥門入運河自吳江東南長生來是謂貪狼之水由蛇門入項歲乃塞胥蛇二門而生旺之水遂不得朝向城中此其為害明陰陽風水者常嘆息於斯胥塘之水尚由閶盤二門委曲而入城東南長生之水乃環城而東徑由葑門之外以出於城中了不相關此尤可嘆息故自項以來城市蕭條人

物衰歇富室無幾且無三世能保其安居士宦達者比承平時浸少至建炎之禍一切掃滅至舉城無區宅能存數百十年未之有也按地理法生旺二水利害最切猶人身血氣榮衛今塞絕之能安強乎明知者願圖回其事復開二門導水入城以幸比邦可也胥門適當姑蘇新館勢不可動又武曲但主財富而已蛇門之水為貪狼主文筆官職之事於理為重復門之便政和修城於諸故門雖已塞然皆刻石於右以識今石刻具存但

襲府圖之誤以蛇門為赤門爾蛇門在城之巳方故以蛇名赤門以在城正南正陽之地其義可考況蛇門直南正對吳江運河今舟船自南來非東入對門即西入盤門皆迂遠十數里於水行非便昔吳王闔閭始作城伍子胥實規畫之立水陸門各八其後諸門開閉不常吳時欲以絕越遂不開東南門即蛇門也不知塞絕生氣故終為越所滅茲亦明效大驗至吳晉李唐時諸門未嘗不開故左太冲賦吳都有通門二八水道陸衢之

語劉夢得詩亦曰二八城門開道路故晉唐時吳下最
為雄盛今所啟門者五餘皆閉塞而甚不可塞者惟蛇
門究所以閉塞圖經之說為其多途艱於守衛幾禁噫
抑末矣今清蹕暫駐錢塘吳尤當開東南之門以伸朝
拱之義焉吳城門不常啟閉舊矣昔年益嘗於八門之
外又開赤平二門而對門陸儼益嘗塞矣范文正公守
郡始命闢之往來至今為便誠能遠跡晉唐近效文正
復闢蛇門東南虛秀之氣疏導迅發儒道亨利文物之

盛非復今日吳下矣

蛇門在巳方故云又吳越春秋云闔閭立蛇門以象地户欲并越故立此以制之紹興中胡舜申請開此門作吳門忠告乾道甲申冬沈度守郡與舜申舊同僚將闢有異志者以為擾民度避謗乃止淳熙乙未春韓彦古為守其秋邦人士申請彦古欣然從之卜以九月十二日庚寅差役八月彦古罷是時舜申年八十五矣慨然惋惜謂天時人事難合如此復為後序

告來者詞贅不録

葑門　　葉適

遺墨固藏神希聖非立我斷後輒無前實右則虛左品定賦纖洪義明分勇懦端木語衛文洙泗皆仰左孔子叙夷齊後進尚嵬瑣從來一大事幾作鴻毛荷知非言所及結網魚受課誰持空空質放縱無不可兹門小精廬荒寂衆萬過欣予二三子拙力守饑卧楊花安得攬飛去天隅唾唯有露垂垂滿畦紅葉墮

對門續記云吳有對田謂芟土樛結可以種殖者此門外瀕水故名或謂之封門取故永安縣封禺山名又名鱘鰉門門嘗湮塞范文正公守郡闢之

婁城晚眺　張泰

高城一望思茫茫潮轉婁江入海長邊境到今非漢縣古倉何處積吳粮鷗棲淺渚寒蘆淨鴈落平疇晚稻香野水閒雲吟不盡玉峰西面看斜陽

婁門道中與陳户侯

蘇門何處是晚樹集雲烟夾水路逾窄逆風船且牽蟲
聲依岸草星影動江天未厭秋衣薄相知同醉眠

婁門以直泰婁縣而名吳地記婁別作嘍范志云今
崑山縣東北三里許有聚落尚名婁縣

憶舊遊齊門城樓因寄建賢　朱敬之

憶上北城樓雲物何悠悠連雲百萬戶疑是崑崙丘俯
瞰滄海東秀色眼前逼遥挹鏡湖水於茲洗八極知爾
情緒好我亦心神融窮愁千萬端飄散如飛蓬邇來居

山中駒箕倏二百大觀固無從幽境聊順適地僻儔更
稀思君比玉液何當道術成飄然生羽翼

齊門吳越春秋云闔閭十年即破齊齊以女為質吳
為太子波聘之齊女少日夜號泣成疾闔閭乃造北
門令女往遊其上因名曰望齊門

平門

王賓

商家太戊有賢臣奚在平門野水濱寒食杏花風雨裏
一杯椒酹莫何人

平門一名巫門吳地記云平門水陸並通出毘陵等道吳伐齊從此出軍因號平門今有平門塘一云巫咸所葬故又號巫門或謂平巫字畫近耳

吳江城記

王鏊

大盜南窺三吳騷動鯨奔豨突人莫自保而城居者獨晏然恃以無恐時蘇之屬縣無城者四崑山嘉定常熟吳江初以巡撫移文皆欲築城為保障而凋敝之餘公私鞿縣相視莫敢發吳江尹蕭君九成獨曰吾其試為

之吳江故有城始自吳越王鏐而拓於張士誠國朝承平百五十年民不見兵革城日就圮君名匠計之費以萬計君曰吾其試行之時城之西北殘堞頹壠尚存十之一二而東南已為民廬君諭之一旦遷去君且行且度丈挈尋計手摩心畫甲高廣狹各有度程已而裁減均徭節省冗費獎勸巨室共得六千餘金曰是亦足矣乃量田賦民量民賦役民各受分僦則歸之圮則坐之於是民競勸無敢怠工必堅無敢窳始事於正德癸酉

二月至九月壬午而城成矣城周五里有奇四向為門門之上有鼓樓以警昏曉有戍舍以扞寇偷旁有水門以通舟楫高廣皆如其舊而壯麗過之於是吳江父老請予紀其事夫城以衛民也而築之為費且勞則反以厲民且因以興謗況當久困之餘乎此有司所以相視而莫敢發也君獨能自修奮然不顧為之為之績果有成財不費民不擾人知樂其成而亦孰知其始也君蓋深於愛民而勇於興事其籌之也審故慶慝無自而作

其持之也堅故浮言無得而揺其履之也親又公且均焉故民樂趨事而忘其勞也夫天下事固有大於一城者矣能推是而行之尚何事之不舉乎城之役春秋屢書之予安得而無記也佽是役者為縣丞趙源清

太倉州新建城樓記

弘治十年詔建州治於太倉初太倉與鎮海為衛並治一城戎伍編氓錯峙紛糅至是始以州大夫臨之且割崑山嘉定常熟旁近地隷焉文武並建軍民遂安太倉

故無城倘吳張士誠始城之周十四里有奇城高而堅池深而廣識者謂雖立於僭偽而實為無窮之保障乎嘗登其城樓以眺則萬屋鱗次檣帆雲集海天遼廓雲濤滉瀁壯哉其為州也而西北之樓獨缺正德十年監察御史邵陽唐君鳳儀按其地則命建之莆田黃君廷宣適知州事鳩工庀材不期月而樓成其餘城樓亦皆修飾嶷然為一州顯觀間屬予記予於茲樓之建竊獨嘆夫地之盛衰興廢信有時乎夫太倉古婁縣之惠安

鄉耳至元朱清張瑄創海運於此而諸蕃湊集為市
初由此而漕定遼由此而使西洋遂為東南巨州豈非
以其時哉然地盡東海海寇出沒昔方國珍嘗由海道
入寇故元有水軍萬户府之設而士誠亦由此而城往
時盜劉通施天泰寇海上三吳騷然發動至劇賊劉七
據狼山睥睨全吳賴重兵宿其地扼其吭掩其不備而
莫肆其螫不然蓋岌岌矣則城之設豈可以承平無事
而莫之救乎予故備書之以警動在位而二君茲樓之

建未為無意也

重建太倉南城樓記　　金鎔

明皇受天眷命奄有萬方迺疆迺宇要衝之地屯兵以禦外侮比誠聖世億萬載鞏固之鴻圖也吳元年始置太倉衛治於蘇州之東三舍許實因崑山州之舊城洪武己未復建鎮海衛相為守禦維時城門咸建樓櫓瞻烽堠歲月浸久盡為風雨所蝕廢而不治已六十年成化戊戌備倭都指揮合肥郭公鋐來鎮三吳嘗念太倉

東瀕大海實當要衝而防禦之備尤所加意先是南樓舊址尚存欲圖而新之則匠作之需無所取給公乃夙夜靡寧鑿其區畫遂以城之四壕咸蓄以魚俟其滿尺則鬻於市歲暮復取城内外新木而售之得其值貯於官甫二載所積既盈公則喜曰吾事濟矣於是首命把總指揮使武政太倉衛指揮僉事郭煒董其事於以庀工度材殫力經營其棟宇之峻起檐阿之軒翔基址之廣袤則有加於昔也經營於成化壬寅之春落成於

是年之秋竊惟古之名臣凡立勛業於當代者必紀其實以傳之永久矧茲樓之建不廢於公不擾於下誠足以光前休而垂後者也昔唐之李德裕鎮四川之時作籌邊樓日召父老於軍旅習邊事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未踰月皆若身涉歷既而練士卒葺保障積粮儲卒能成一代備邊之功炳炳琅琅照耀簡册使後世景仰之不衰今總戎公立志忠勤慕效先哲上有以副聖主之委託下有以慰邊民之倚賴其功業之盛又豈在德

裕之下哉宜書此以詔後人焉

過鎮海城　夏原吉

曉發崑山邑宵過鎮海城潮聲兩岸響月色半窓明王事未能監舟程敢暫停沙頭鷗與鷺穩睡莫猜驚

過婁城　伍文定

廿年重到太倉城門巷村園幾變更燕子識軍衝節遠楊花如雨落衣輕青環麥隴連桑柘白髮晴雲麗甲兵已喜海邦霑化穩編氓從此樂深耕

閱城次韻

陳鳳梧

滄海遥連舊鎮城桑田今古幾紛更楊花日照遊絲静
麥隴風搖翠浪輕官忝拊循頻閱武時承全盛不知兵
東南沃壤環千里時雨時暘喜勸耕

登南門清遠樓

清遠樓高壓郡城陰晴風雨四時更萬家南國人烟盛
五兩薰風市舶輕雲外滄波遥望海沙頭官戍尚屯兵
兵農相寓今猶古遍野桑麻總閱耕

登清遠樓

倪宗正

笑倚南樓醉眼舒東溟烽火久消除新秋光景今應未
此日風流媿不如孤雲閣雨斜陽外流水環城十里餘
元帥開筵聲樂集琵琶曲落玉盤珠

太倉城元至正十七年張士誠築高二丈廣三丈周
一十四里濠深一丈五尺廣八尺陸門七曰大東小
南大南小西大西小北大北水門三曰大東小西大
西其後門與樓俱廢成化十八年都指揮同知郭鋐

復建大南門樓

重建常熟縣城記

瞿景淳

國家疆理天下海隅日出罔不供賦而歲入之國計每取足焉者則蘇州為最蘇州之城領州縣凡八北控大江東漸瀛海為府治後戶稱重地者則常熟為最縣故有城久廢不治每有寇竊居人不寧一時守土之臣與一二縉紳亦時議修築多撓浮議幸事稍平則棄置不復講率以為常嗟夫天下無事則闕隘盡除外戶不閉

萬一潢池有警而城守不設亦何以禁暴亂安黎庶哉
我聖祖肇造區夏中外罔不臣服而近海州城特設備
倭官軍先事之慮蓋如此近來倭夷倡亂雖旋就撲
滅而讒蠆窺竊發為毒不少我
令王公王公讓曰城吾責也然不敢專將聽命焉乃白
郡守林公林公曰茲邑通江而不城是延寇也乃遂推
白巡撫都御史彭公操江都御史蔡公巡按御史孫公
巡江御史汪公凡承命秉憲有事茲土者皆以次白先

是孫公陳海防事宜以上海嘉定常熟俱介海濱繫要
衝而無城可守具疏於朝迨縉紳議入彭公蔡公汪公
僉以為然遂相與定計下其事於王公公乃卜以六月
甲午興事度基立表鳩工斂材量能授任先城丈許以
準其費出納有稽勤惰有督拊之摩之課之責之趨事
之民罔不競勸不數月而城成其西枕山麓迤北而東
而南則阻水為固四向各開門門各有樓旁為水門四以
通舟楫虞山一門上據山岡仍冠以樓瞭望便焉襟抱

周密風氣益完近而察之則樓櫓内嚴谿山外周倉庾
獄市區分不擾遠而望之則連引吳會控制江海形勢
雄張隆然巨防登城四顧山若增高水若增深屹為望
縣公乃告成事於諸公諸公各嘉乃績進而奬之維我
一二縉紳乃相率造於庭採民歌謠以為公頌謂予職
載筆且獲與觀其成也屬予紀其事予謂非常之功固
非拘攣之士所能決即有過人之才非先有以服衆心
則不能決一蔽何也一蔽於私則羣議易撓也邑城傾

圮日久一旦作而新之功同創始且居民業已侵為田
廬不便改作故前令率以為難王公初亦重此役然廉
潔無私自下車以來剗削浮費不以一毫煩民城事既
起雖錙金斂散必慎必明令行而人不敢挽亦其有以
先服衆心也撫按諸公亦相與協謀無復異同使公得
展布四體以樹保障之績是皆可以為決大策定大事
者之法矣城周一千六百六十六丈有奇高二十有四
尺厚加三之一費以金計者四萬九千七百六十有奇

王公名鈇東陽人以庚戌進士来令茲邑他善政不可勝書城其最大者云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侍讀前國史編修會典纂修官兼管誥勅邑人瞿景淳謹撰長洲文徵明書嘉靖甲寅三月既望立

常熟縣城宋為木柵元土築之周一萬四千八百四十丈闢門十一至元十六年張士誠重甃以磚高二丈二尺厚一丈二尺周九里三十步復增闢小東門今門六漸廢至國朝嘉靖三十二年倭寇竊發知縣

王鈇復築之甃以磚周一千六百六十六丈高二丈有四尺厚加三之一陸門四水門四事具瞿會元景淳築城記中

郡守鄭霖會三學同舍序

淳祐己酉月正人日郡守鄭霖會三學同舍序拜於天慶齋堂會者四十二人天台鄭霖景說參持志諭存心長服膺學諭吳門顏嚴世光節性應天滕嚞景初養正天台周公明元德養正吳門孔煜明仲觀化學諭吳門盛文韶景聲率履

吳門詹次騤平叟持志吳門滕照德明養正會稽楊珍庭玉允蹈三衢鄭英傑德秀養正婺女吳邃困仲誠意吳門張經德常節性過存心服膺習是會稽李士特奇父果行吳門錢振祖季玉篤言嘉禾趙與理子正宗學立愛過懷德三山趙綰夫景揚宗學懷德學錄吳門趙震亨子東果行過時中吳門朱杲晦叔務本興化陳壽翁仁父篤信過果行學諭三山陳夢圓宗震務本嚴陵諸葛克念師聖循理三山陳桂巖肖持志三山林應炎光遠習是吳門陳伯章煥文誠意吳門呂直之道夫

持志三山陳龍炎剛伯誠意毗陵李煓子明存心吳門范爽

邦景哲守約三山鄭宏洪甫率履吳門干天麟仁仲習是合

陽侯爟季立持志通川高仁立仲立立禮吳門陳由之子

是誠意吳門趙時璚德玉明賢過懷德通川高仁洽君澤立禮

吳門張應高仰之貫通天台范應時和甫習時金華范士

表仲端服膺南劍陳洧有之率履臨安章昌期文叔經德三

山陳玉伯堅養正通川陸應霆伯聲服膺序曰

淳祐九年歲在己酉天基慶宴之後二日三學同舍序

拜於吳門天慶觀禮成宴於郡之春雨堂有執爵而祝者三始酌曰侯自製錦而歷符節加惠此邦尚矣願守五年之信終始如一毋廢甘棠又酌曰仕而行義敬共厥職毋媿羔羊又酌曰學優則仕時當其可願毋負豐芑於是合席皆作而謝曰凡我同盟有味斯言是集也序以齒交以禮會以文隱然鄉飲之遺風依然齋廬之舊習歡然相愛而又有規焉古之人飲食必祝歌詩以見志其庶幾乎

春雨堂即事　鄭霖

十年隨牒訪三高不覺星星上鬢毛尚憶蘆鹽形夜夢
聊因椒柏薦春醪文盟再會知何日臭味相投屬我曹
總是虞庠舊培植致君當不媿夔皐

西莊雅集圖記　杜瓊

長洲沈君孟淵居東婁之東地名相城之西莊其地襟
帶五湖控接原隰有亭館花竹之勝水雲烟月之娛孟
淵攻書飭行郡之龍生碩儒多與之相接凡佳景良辰

則招邀於其地觴酒賦詩嘲風咏月以適其適而衣冠
偉如珮玦鏘如于于而趨庭雍雍而居主賓揖遜之有餘
儀陪臺趨侍之維謹人望見之若丹臺紫府仙人之列
也既而羣公相繼而興仕於永樂朝孟淵亦受察舉待
詔公車復得與諸公晉焉其預於斯會者則有青城
王文靖公春官亞卿恥菴金公怡菴先生陳太史夢菴
張高士中書舍人金尚素葵丘翁謝孔昭左綿蘇太守
臞樵沈公濟吳山金維則與孟淵氏凡十人焉其不至

京者夢菴維則二人而已至若臞樵葵丘雖不禄仕亦皆抱其材藝出入禁近遨遊公卿間流光易邁今四十年矣向之諸公今已仙去惟二沈年皆耄耋而存孟淵因觀元人顧仲瑛玉山雅集圖而謂公濟曰自吾與子親接諸儒之雅好而今不可復得矣雖不可復得吾未嘗不往來於懷也子其為我效而圖之公濟遂想像其人物與其景趣移入丹青曲極其妙題曰西莊雅集圖儼然諸公之在目前也仍疏諸君子之平生大畧於左

後之覽者得考見焉

王文靖公其先蜀之青城山人幾世祖來蘇遂占蘇籍公諱璲字汝玉以字行其天分最高讀書強記為文頃刻數千言其文妙絶當世以校官薦陞左春坊左賛善兼翰林編修卒贈太子賔客謚文靖

金恥菴吳人諱問字公素年二十二方事讀書與陳太史為隣賴其奬勵遂肆力於學不數年間為文與前輩相追逐作字出入顔歐為後世師法以能書舉授司經

局正字仁宗在東朝甚見寵遇既登極累陞太常少卿
兼翰林侍讀學士進南京禮部侍郎年將八十卒
張高士諱宥字繼孟一字寄夢夢菴其別號也少從金
華宋承旨學為文有光燄作詩長於古風書效薛稷而
酷似之為南詞新聲樂府一一臻妙好棊奕不嗜飲酒
美丰度廣顙修髯衣冠楚楚若神仙中人然隱約不仕
終壽八十
太史先生姓陳氏字嗣初其先江右廬山人元季避地

來蘇即吳城而家焉先生少孤刻志於學務求實踐為詩文與王文靖相上下而義理則勝焉宣宗皇帝聞其名遣使驛召之即日授國子監博士為四方學者之資既而上欲自資改翰林五經博士日賜清閒以修史功成進檢討乞致仕還家詩有耕樂集二十卷文有怡菴集四十卷行世

金尚素松郡人諱鉉字文鼎以子貴封徵仕郎中書舍人常往來吳中善山水師張以文而加溫潤字師宋仲

温而稍變其法為人龎重謙抑口不言利七十餘終於家

謝孔昭諱晉號蘭庭生一號深翠道人晚年遂稱葵邱翁與金恥菴陳怡菴同里閈為髫年交善詩有唐人格律作畫初師王蒙趙原既精詣則益以爛熳千岩萬壑愈出愈奇奮袂揮毫無所凝滯尋丈之軸不日而成其畫遂名世性樂易與人交人人得其歡心稠人廣坐談詩論文之餘變為謔浪滿座為之絶倒所著有蘭庭集

二十卷行世

左綿太守姑蘇復性初也以俊髦肄業庠業成充貢成均授蜀之綿州守習字有晉人筆意作畫師盛懋子昭自蜀致政歸得川陝山水之趣盡變舊習然不苟作必煅煉精神經營位置非年歲之久不能脫一幀其遲疾殆與棨郎相反然皆得其妙矣年七十有五而終

金維則諱永維則字也吳縣吳山人學詩丁敏先生入其閫奥出句吐詞清新俊逸無半點塵埃之氣勇於義

事有排難解紛之能於孟淵為姊夫實異姓兄弟惜其
未及下壽而終然有子若孫不斷讀書種子
臞樵姓沈氏名遇字公濟遠祖肖鎰檀寓昭之術於勝
國時傳至公濟則博通諸家之畫加以詩學效晉宋之
體平生多疾而羸故自號臞樵今年八十有一與親舊
老人徜徉桑榆猶能日督子孫之學
孟淵名澄號介軒由賢才徵赴京師試事大府復銜命
浙江廉績著聞將授官職以疾乞歸性嗜詩酒酒酣吐

語益奇絶葢以二者而陶其情焉家素厚封好義不倦歲饑出粟千斛賑之部使者承例授以一命之官二子諸孫皆富文藝今年八十有二飲啖起處如壯歲者嘗築壽藏自號覘菴云

姑蘇人物小記　　謝會

昔尹吉甫之送申伯則必言夫崧嶽之降神韓昌黎之送廖道士則必言其衡山之鍾秀是則人材之生豈無自哉一氣之英靈充之乎宇宙凝之乎河嶽餘氣菀勃

而洩乎人物焉故泄乎材拔擢而偉俊泄乎學疏敏而
富茂可以建功業可以利人物可以名當
時可以譽後世皆有此以為之也君子觀乎人物必驗
之於其地焉今蘇之為郡長江北枕洪海東抱西有石
城虎阜之蟠鬱南有笠澤金鼎之洶湧以至具區夫楸
朝雲暮濤吞吐萬狀誠英靈之氣鬱也非有豪傑之士
產於其間其何以當如是之發露哉是故春秋以前則
請觀周樂季札能之伐楚征越伍員能之其在聖門則

言偃之文學滅明之持身其他隱而未彰計多矣然猶未當其盛也自漢以來踵出迭興遂不勝紀向為翌然之音今為遼東之豕矣故能文則嚴助之策賢良買臣之言楚辭翰采足用則裴欽文藻宏麗則陸雲能兵則周瑜之走曹操呂蒙之襲荆州有獨斷之明如魯肅有謀畧之奇如陸遜壯節矯矯有國士風則范謹華融節概梗梗有丈夫格則潘濬陸凱臨風而思蓴鱸豈無先見之張季鷹避召而淹江湖豈無高尚之陸魯望剡溪

之秦系注老子以自娛若溪之陸羽著茶經以自得虞翻陸績以奇偉稱吳範趙達以術數顯論諫數百皆本仁義陸宣公之愛君也專對數語敵人知敬趙咨之不辱命也斥夷簡之非以諫諍名游安定之門以純明稱又堂堂乎文正忠宣之父子始冠多士為時名臣歷仕三朝始終一節又炳炳乎黃由衛涇之兩魁於乎何其盛哉以至當今之世內曹外秩之所列文章政事之所施蓋不可一二數則又非在昔之比矣吾知今山川之

秀益以鍾天地之氣益以聚而人材之盛又不止乎是者蒼姬之所荒服當不為萬世文華之靈域哉

謝氏世睦記

徐禎卿

昔仲尼論次聖賢之德稱泰伯之德至矣余生吳中去泰伯二千餘年登仲雍之卿望泰伯之鄉愾然猶見其人降觀於俗其人美而遜說而文異而不毅決決與其有泰伯之遺風乎又尚考諸記傳得季札伯通之徒曰非泰伯其何以及此及退訪於忠信仁讓之士得世睦

之族二曰范氏謝氏范氏希文之後也顯於志子故不表表其微焉謝氏者其先陽夏人也唐末徙吳越始祖崇禮為中吳節度推官子濤嗣入宋為太子賓客濤子絳嗣為知制誥絳子景初嗣為大理評事景溫寶文閣直學士景平秘書丞大理評事景初子載補太廟齋郎載子蕃蕃子昭昭嗣子寬次實實子東由崇禮至東凡九世更吳越涉宋歷元而世不衰由東而來凡八世世居於吳樂安里中無高門重輿聚子姓婦女以居竈不

易薪孥不易財雞犬不易食庭無閒言懽如也然吳人稍稍知之不為大章暴於世君子曰甚矣俗之衰也今人朝稅褐纓冠夕達於閭邑誦於天下嫠婦死志仁人死孝蓬艾隕而弗明此誰為輕重者哉自文武沒而大道隱人人慕功利而薄節義恥仁讓一尺之帛兄弟或毆而褫乃敢謂其共家室并曰於世世即或有誦詩書秉節義聞先生之風而興者此其人不足尚哉曰彼哉矯飾情耳其何為勸乎憂乎文武之道其遂亟乎將

不可振也於是次其世之賢者著於篇以俟乎後之人
祐字佑之逸士有道風文彦字彦達母老有末疾每抱
持以行事凡甚恭平生未嘗異服食源字以澄兄歿事
嫂有禮臨終著遺令言甚長厚會字惟真兩試進士不
第有文與弟朴甚友讓並早世二婦盧陳皆不二操昺
字明仲以孝友稱

謝氏世德記

祝允明

長洲有世美之族曰謝氏自其始祖贈吏部侍郎崇禮

生太子賔客濤濤生知制誥絳絳生大理評事景初五傳至東山代引令緒東山生佑之冲夷守道元季離騷寄尚林壑入國朝終老閒散稽岳王彛作松泉居古序贊稱其視天下理亂欣戚猶寒暑晝夜之相代一不動於中有道者也是生彦達兄弟執義毋嬰末疾保之如嬰兒欲有行則抱擁以往踰十年無少懈卒葬如禮事兄文華極恭順皓顛同服食不少相違兄卒子亦先死哀撫孤嫠尤為懇款擇士為姪女館贅於家以慰亡志

為人況毅質厚而不循枉或與物迕鄉有無賴子欲撓
侮之彦達輒以直無賴子遂誣以匠役赴京盡瘁二
十年不怨尤同事有欲妄援假怨家者彦達曰吾為人誣
以及此而又誣人乎自號真誠事具真誠道人小傳生
以澄資性敏利動必以先人為法工筭數禄命雜藝美
計事而不愆禮義繼匠事於京他人惰且黠率愆期覬
倖免以澄獨不失尺寸然家不以匱而彼更不及焉從
兄淵歿事嫂湯有禮教二子讀書修行長子成名將卒

留訓大率謂吾宗數世持孝義以為家吾少歷艱劬從
凡早世二子淪謝雖其間嘗竊科名吾視之猶煙雲之
過眼人間事若不足然自揆素日所為無大不善者寧
人負我我無負人且喜二孫能順吾指趨吾實無厚積
以累之所望同心庇宗不得棄先人敝廬分門析爨以
辱世敗家耳以澄生會及朴會字惟真朴字惟德惟真
稟抱尤超傑少有遠志從先參政維清受易勵志勤苦
母恐其疲憊每為節縮膏蠟惟真默坐帳中登正統甲

子鄉薦入太學一日内旨拔為風憲官命下先一日死矣立行卓特巋然老宿之氣有容菴集存家吳文定公原博為之序其行槩見杜淵孝先生用嘉所為墓志與惟德守先訓敦友于之誼惟真在京惟德思之不置徑往候視號為難弟兄皆早卒二婦盧與陳皆守操不貳予頃志廬墓嘗道其事惟真子昺惟德子勲雖隔一從無别同氣昺字明仲外訥中朗含淳道坦澂然莊雅而孝友特甚堂有連服室無私藏勲字賢仲其為人亦稱

是終身無一日諠語明仲元和幼和其
字也元和子三幼和子二賢仲嘗育而夭以元和之季
嗣蓋自東山至於元和之行已歷七世而房户不析爨
狼無二譜於家籍於官傳志題贊咏歌於君子之言同
然無異詞者而其第八世亦既五人駸駸長立聯情協
勢固世美之濟可徵不誣庶幾張公藝家噫至矣哉其
何積而至於斯也余嘗謂是有二道焉有懸諸天有維
諸人不可謂天之自然不可謂人之矯強謂天自然何

彼不然謂人之矯何循之者若竊脂駾虞若是乎其利
也益嘗觀諸稼者而得之良種之良者天之固也穫之豐
者人之力也恃天而弗人不芸苗者也倍力於磽确闢荒
者也不芸苗者罔闢荒者薄故種之良則力愈效力之
深則穫愈穰相古先民乃多有之謝氏其允紹矣自羲
堯遐逝風不盡醇聖人踵而承之表里樹聲其制繼立
益聖人之慮後世萬古畢於一矚矣予故私列而竊傳
之非敢必期徹諸上下有聞而興亦作者衛世功也嗚

呼天無易運人不遷性曉曉多之言不為謝氏

吳都文粹續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都文粹續集卷三

學校

平江府修學記

明錢穀撰

鄭億年

上之紹興十四年春詔以工部侍郎王公曄為寶文閣直學士出守平江既至吏以令白請謁先聖先師于學顧瞻咨嗟曰夫學不可廢于時而士不可以不學其來久矣傳曰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此三代之制

也百世取法焉今燕廢不治如此使民無所瞻仰因陋就簡漫不加飭殆守土者之罪也敢以不敏憚于改作于是闢而葺之講誦有堂休宿有齋至庖湢莫不有所經始于四月落成于九月吏不告勞民不知役而顯敞宏大首出旁郡且將請于朝給公田數十百畝以益其用使餼糧常不乏于是就學者日益衆矣先是上深惟天下弊于兵革民不得休息撫自獨志惇好鄰壤而邊鄙不聳乃即駐蹕之地建太學令有司討論三舍取士

之制萬幾之暇親御翰墨書孝經周易詩書刻之堅珉頒之郡國所以寵異學者甚厚郡太守能不應徯志者幾希其人哉學在府治西南隅景祐中文正范公所建蓋熙朝極盛之時也仁宗方垂拱而視兆民之阜獨以學校為先務而文正范公入輔出藩勳德並隆為世宗工望重天下其所創立後之人詎可忽諸逮今百有餘年矣值聖主楙建中興之治增光祖烈寶學公煥精白一意以承休德且不敢墮文正之為鼎新學宮物議歸

重士之游息于此者思所以稱宜其人自勉勵期于有成金玉其相追琢其章以進德而修業彼頑鈍無恥隻詬無節者曾不得容跡于其間使天下後世謂姑蘇為多士豈不美歟資政殿大學士朝請郎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鄭億年記

平江路重修儒學記

楊載

天下州縣之學莫盛于江浙之間江浙之間之學莫盛于吳前代之制州縣有文宣王廟而無學宋景祐間范

文正公守鄉郡始割錢氏南園地而籍為之又擇沃壤
為贍學田及公參預大政首為仁宗言詔州縣皆立學
然則天下之有學自吳郡始也後五十餘年當元祐四
年公之子純禮為江淮發運使因過家上冢疏請朝廷
復割南園地以益之由是學制大備當文正公立學時
首迎安定胡先生以為學者師自漢唐以來公卿大臣
才兼文武以忠孝著節如文正公幾何人哉自孔孟以
來為五經大儒能傳聖人之學唯河南二程先生二程

先生則嘗遊安定胡先生之門吳郡之學重之以二大賢之遺跡後來郡守之有識者進謁祠宇顧瞻儀型躍然于心未論他政事必以興學為先務建炎間烏珠過吳學為邱墟紹興十一年梁侯汝嘉重建禮殿十五年王侯暎繼造兩廡講堂齋舍承平舊觀至是盡復淳熙十六年趙侯彥操增造御書閣五賢堂寶祐間趙侯與篹盛有所增飭有元大德二年治中王都中以殿宇廢久謀諸前兩浙都轉鹽運使朱侯虎慨然用其私財撤

而新之則又前此所未有也今僅二十餘年廟學之屋俱有損者門廡墻壁日就頹剥今總管師侯始至眞謁先聖先賢周覽徘徊嘆曰是學也嘗謂天下之甚盛幸今未及大壞承事在乎不亟修葺以遺後人他日必用力百倍其困弗能之矣謂非予之責不可也于是木之朽者悉易之墻壁之缺者悉作之廟瓦破漏者多盡代其籍之物而更覆之增飾塑像而新其藻繪始事以四月十二日卒事以五月二十八日侯屬載為文以記

之且曰必歷叙前人之有功者今日之事則毋庸過褒
侯意如此將以觀于無窮也載承命唯謹姑記其實侯
之他善政則不敢及焉侯之志也摠管托里圖姓師名
克恭字敬之寧夏河西人至治元年五月記承務郎前
饒州路同知梁州事楊載記

平江路儒學大成殿記

燕公楠

皇帝即位之初年首詔郡國敦學修廟越五年是為大
德二年戊戌秋八月平江郡大成殿成前浙都轉鹽運

使朱虎所造也三日丁巳郡侯戎益帥其長貳若屬詣
新廟行釋奠禮文武司之在郡者咸集諸生駿奔走執
籩豆六民聚觀謂有學未始有此侯成禮退顧教授蕭以
道陳紹佐曰偉哉朱君之績也毋忘盍記諸于是公楠
以朝命實來杭歸道于學二教授請記以道言曰學雄
浙右尚矣而廟不稱自宋紹興辛酉之歲建于今丁酉
三十七年矣終視其梁麗修之未之有改以道始至即
郡別駕王都中謀焉別駕曰是謀非郡士與他人所能

及也其朱都運平乃約東嘉蔡延辛偕請焉都運嘅曰
吾為吳人二十年未聞有為是殿謀者其數邪今日之
事先聖事也曷敢不力欣然援筆書重建字畀以道歸
示諸生盡驚復疑信半會都運有母喪浮言胥動謂殿
事格矣乃孟冬之日馳告者曰朱運使木蔽江至矣羣
工雲集即日肇役凡七月而舉梁舉梁之日去歲始議
之日也謂非數乎舊基三尺其棟不過十之今通為丈
者五蓋嘗憑虛望東西諸樓閣歸然者無不及而翼然

者過之矣學乃以來廩之積為三門兩廡高下深廣悉
稱其殿丹青漆堊之麗垣壁瓦石之壯無不可久是役
勤矣微都運不及此而欲然不自功也記非都運意獨
願得一言載侯意示學者予心諾之顧悤悤未暇李侯
戢來廟訖事復速記予辭不獲乃言曰聖人之道如天
地父母在人日用飲食間無時或息者也嘗思有以自
盡苟吾黨而有所不知不能媿已都運之為此不朽二
三子忘之杏壇其忘之乎雖然廟自孔子所以為道非

徒壯其居也易于渙萃俱言廟廟者所以收人心之渙而成其萃夫廟高矣大矣美矣今之萃其抑猶昔之渙乎子曰薄于德于禮虛又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此予游之所傳習也東西匹士自通洙泗上附青雲裔晃萬世非二三子之東家與誰謂華高企其齊而尚其自厲以一洗荀卿子子游氏之儒之誚則為無負都運新美之功郡長貳勉勵之意以式克欽承聖天子之明詔而廟不朽矣十月望日立資德大夫河南

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燕公楠記

觀德亭記　　王景齊

歲在柔兆執徐孟春壬寅節齋觀相趙公先生再鎮吳門報政之正月以是日行鄉飲于郡學粤四月壬午合鄉射于學之圃禮也古卿大夫射必先行飲酒之禮飲所以序長幼射所以觀德歟夫揖讓而無所爭不中而不怨勝已惟有德者能之由其安行乎恭遜之節習熟乎和順之體者有素也不然血氣之性能無爭物欲之

情能無怨乎故三揖三讓昭其敬五豆六豆昭其等也由是而貴賤明隆殺辨則以之備志體之正直持弓矢而審固爭且怨何有哉然則先飲後射古人以此觀德行而亦世教所關歟吳故泰伯之國也莫大于天下而讓者三其去揖升下飲之爭遠矣厥後二千年間忠信之教雖微而禮遜之士不乏我朝文正范公始建鄉校古道復振嘗自謂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被其教者寧復勝已為怨乎先生甜棠陰于衮

繡之鄉德爵無慊于范公而政教有加于往昔猶念風
漓靡浸不如古思欲一變而還其初謂學莫先于崇
化而道莫易于觀鄉既咨郡博士四明林君潛考經定
式備諸郡之彌文復命幕屬趙君孟憲王君次丑聯事
合治摠庶務之靡窓前期舍菜于先聖先師越夕會鄉
之耆老暨大夫士齒于飲所以撰禮延至憲使弘齋包
公恢庾使雲岩洪公燾而先生實主之三行百拜觀德
一新且班教給費命諸邑倣行如郡庠威儀盛美矣林

君曰古人射禮必繼鄉飲之後蓋有為也可舉一廢一哉撤射享而新之俾佩衿遊于斯習于斯無何決拾既閑正鵠命中君曰可矣乃曰請莅射先生後為之集衣冠合臺府旗旄戾止立司馬射人以節其進退之儀雖雖于于升降以叙發彼有的行同乎實踐舍矢既均藝修乎行葦先生喟然曰禮無古今歟何轉移習俗之易也射可以觀德信矣遂大書二字以扁亭蓋與吳學相為不朽也噫先生之化宏矣士當何如哉是必味繹志

之義學采蘩之節孝弟好禮篤學稱道無媿于矍圃揚
觶之言可也他日試于天子之澤宮而中者多與焉盛
豈直進爵益地為先生榮哉當知士者民之表也禮者
化之樞也昔文翁招子弟立學官而蜀郡化于文韓延
壽命諸生執俎豆而潁川化于禮矧吳素號文物之邦
既辱賢師帥作成之又得名師儒講行之目擊心喻俗
其不古乎嘗謂世固有言政而不及化者未有化行而
政不修者也先生下車以來蠲散糴以甦民録巨奸而

戢吏行兵而增備核賦以寬征政之大者無不修此化之所以易行也雖然風動教化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一也先生豈又私于鄉校哉挈斯世于三代之隆特一飲射之推耳先取先生作棟梁指日事也其次乃及楠與棫廣文二幕何遜焉景齊吳人也且受之師門偶綴末班弗獲聽政役幸前廡諸君有請輒誦所聞以詔來者云門生朝議大夫軍器少監兼權金部郎官兼資善堂直講王景齊記

重修大成殿記

鄭仲熊

郡邑置夫子廟于學以歲時釋奠蓋自唐貞觀以來未之或改我宋有天下因其制而損益之姑蘇當浙右要區規模尤大當建炎戎馬蕩然無遺雖修學宮于荊榛瓦礫之餘獨殿宇未遑議也每春秋展禮于齋廬已則置不問殆為闕典今寶文閣直學士括蒼梁公來牧之明年實紹興十又一祀也二月上丁修祀既畢乃惕然自咎揖諸生告之曰天子不以汝嘉為不肖俾再守茲

土顧治民事神皆守之職惟是夫子之祀教化所基尤宜嚴且謹而拜跪薦祭之地卑陋乃爾其何以揭虔妥靈汝嘉也不敢避其責曩嘗去此彌年若有所負尚安得以罷輭自恕復累後人乎他日或克就緒願與諸君落之于是謀之僚吏搜故府得遺材逾千枚取贏貲以給其費鳩工庀役各舉其伍幾月訖功民不知與像設禮器百用具修至于堂室廊序門牖垣墻皆一新之無復兵火凋殘之像既而公求去甚力士于德公之賜陰

圖挽之者計百出不果仲能客遊之久嘗從公廡下壯其閎偉徘徊不能去退而竊有述焉夫樂因循而重改作最天下之大患當承平無事法令備具上下恬嬉往往負材抱藝之流欲有施設亦無因以見若艱難多故雖賢智馳驚猶日不暇給倘復一切苟且則浸淫跲弛無所不至矣自國家兵興之後天下廟學厪厪有之類因陋就寡者以為迂濶不急之務漫不加省縱有意吾黨事者猶縮手畏避不敢為蓋嘗深鄙焉惜其不振也

去年夏邊郵繹騷朝廷以此邦江淮之衝亟起公琳館
以鎮撫之下車未久一境晏然迺獨以學校為急除舊
起廢以飭祀典且修文正范公安定胡先生二祠以為
邦人之勸公之用意至於如此可謂知所先矣此役也
雖未足以窺公規畫一二然使為師帥者率以是為務
吾知其有廢皆舉何事不濟哉故叙其實以告來者且
系之以詩曰巍巍魏夫子道侔天地久而彌光千今奉祀
中原雲擾俎豆靡餘旁風上雨以寤厥居兩楹之奠鮮

克中禮弗恭弗蠲吾道是恥玩歲愒日孰為經營奕奕
斯廟非公莫成神棲孔嚴遂還舊觀我我儒冠載瞻咏
嘆維昔傳公實修類宮千載相望蔚其高風猗歟斯舉
能使吳重我作此詩以繼魯頌

尊經閣記

楊載

宋康定間吳學始造六經閣請浙東帥張公伯玉為之
記以屬其佐曾公鞏文成置弗用伯玉自為之曾鞏歎
服其文傳天下至今淳熙間郡守趙彥操即其地改造

御書閣有元大德五年東海有颶風之災閣碎為虀粉延祐五年鄧公文原持部使者節來勉勵學校誦伯玉之文歎是閣之不復見也則語教官陳君伯曰吾聞吳郡學租頗多苟畢入無負以之贍士不寧尚有餘也取以營閣則前賢之遺跡不終泯矣陳君克己自勵敏于應事往時學租之不可責者唯陳君能責之由是聚米如山倉廩皆溢明年鄧公復來以此責郡守宜奉行詔書興起學校檄郡幕官之長使董凡役事是時為郡守

相繼則必巴實侯及曹侯晉幕官之長則李君仲英也屬議咸曰嘉定義士沈君文輝以漕海有功拜忠翊校尉其人樂于施捨為鄉里造學又割田以給教養之費強力有幹習于工役之事遂具禮以聘焉沈君承命惟謹台大匠陸文隆與定制掄材李君屬徒以會其役舊閣前距大池僅半步後迫明倫堂嶷然為屏蔽雖正晝陽景不下燭居常憒憒然稍北五十步當止善堂之後有亭曰聽雨有堂曰傳道移構稍北二十步即其地造

閣三間兩翼三簷二十八楹為高八十尺東西一百尺南北五十六尺倚檻而望郡郭之内浮屠老子之宫雖樓觀相連凌虚特起然而其勢皆詘伏在下無敢與之爭為長雄其剏制也奇偉如此屬役方殷曹侯移守毘陵師侯克恭承之凡六閱月而閣成七年六月之晦是其成日也用中統鈔千五百四十錠有奇米五百五十石沈君所捐以相之者復二百錠府中嘗意其用財之泰也使吏復其籍迄無毫髮負由是師使加禮于陳君

而稱之以為賢蓋往時之為教官者多矣歲租所入悉之以贍士恒有所不足陳君在官四年已建是閣復修大成殿重造明倫堂學廩恒充物有餘不賢而能之乎沈君亦以此義聲聞于東南師侯不滿秩被召為京尹而趙侯鳳儀承之謂宜加功土木而中輒已久侯悉董而成之又增置外垣地五百四十丈環植松栢萬餘株為屋以周于四阿經史子集各以其函櫝刻以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字以識之又大書尊經閣以揭于楣間

壯麗特絶與閣相稱善後至此侯之力也已至屬筆于
載使記其顛末由部使者郡守之賢下至于教官有功
于學校並著不忘傳之永久所以勸也藏經于此將以
為學者之資不愛厚費建立非常將以寓尊崇之意使
學者觀之而興起之也不然是徒擁虚器營締雖勤復
何補哉學者其慎思之至治二年良月日立

新修平江路學記

柳貫

吳郡有學起范文正公而學有教法起胡安定先生當

是時天下固未有學蓋教事者以禮聘不以選授學非
常有則甚重矣其後文正公上天章閣十事仁宗慨然
命天下郡縣皆立學又取安定學法為太學法學校因
得著為令至于今不廢其端蓋自文正公發之而吳郡
實為之權輿焉吳大邦也生齒之夥賦入之饒視他郡
或相倍蓰朝廷常選重臣畀之司牧其任弊獄訟詰憲
禁慎簡稽時貢輸疲心力于簿書期會間日恐弗給非
才敏用裕者尚安有餘智及于學哉故觀文教之廢舉

而知郡政之弛張于吳為尤切矣乃至順二年冬彭城
錢侯光弼自大梁移牧斯郡至之三日以故事修禮于
先聖先師顧瞻堂庭荒蕪弗治退即教授趙晉之問其
故晉之曰比歲吳田敗于水廩粟之不贏二三吾與土
木其將疇資公能責其逋租而視其不可緩者葺之學
得不毀而功則有繼侯曰然為擇謹敏吏鉤校計簿而
督其當輸不輸者得中統鈔五十餘錠侯曰以是濟弊
不猶愈于已乎既撤仰高采芹二亭而一新之乃相禮

殿講堂門廡齋館及尊經閣先賢祠易撓腐為堅良化
刓缺為麗密而以其餘力築垣墉維一千五百尺侯曰
此如痿廢之人形稍立矣使天幸賜一稔吾當嗣為之
明年歲則小熟侯益節浮緝剩首議以講堂西間屋曰
成德堂者改祠先賢自一瓦一椽皆革其弊故而為新
美迴廊繚如舷棟翼如翬雖由舊而功則倍于經始又
謂靈星門實備皐應之制宜高抗而不宜卑陋掄材庀
工重作三門六扉以壯禮容塗堅堊臒擇于度而止凡

所經營必諦必審圖為可久毋徼速成厥既僝工釋菜于先聖卒徹觴客貫時與在賓席學之師生揖貫曰自侯之至歲屬薦飢軺傳沓來符檄叢委人謂侯將爬梳綜理之不暇而暇加意于學侯則不然凡所以惠綏吾學者愈于整暇之時今考成有薦薦已有宴子實執爵以酬幸為我著之以示方來嗟乎不可必得者人之時而可以必致者人之才時苟不偶則挾强忍之力濟通敏之才亦何事之不立而何為之不成方庚午辛未間

吳中道殣相枕藉大家巨室困于征需而丘民之自能
拔于溝瘠者百無二三侯之授節南來遭承其餘此何
如時哉侯既殫慮畢智為之勞徠安輯而天終祐民克
相有秋吾黨之士言觀魯侯之樂樂飲在泮之酒尚論
學政而知其不屈于時以能為所欲為者才也才敏則
用裕廢者可舉弛者可張才豈能幸以致之哉吳故禮
義之區自泰伯逃荒端委以治周禮為教始立子游北
學聖門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而教滋以章下逮文

正蓋去之千有餘年立朝大節光明俊偉先憂後樂終始是心守郡而建鄉學立師而得安定知孫明復張子厚之賢而開之以學問文正之學聖人之學也然則濬吳學之淵源鼓士氣之素篤而使之强于為善者侯之志也是可没而無傳哉因併識之以諗多士四年癸酉秋九月壬辰建太常博士柳貫謹製

重修平江路儒學記

鄭元祐

維吳有學肇自文正公名父子更宋南渡而吳之文廟

與學宮始大備至國家大一統興學勸士累詔郡國六七十年之間所在學校誦聲相聞顧吳為東南雄藩學校興于范文正宜特盛于東諸侯然更頻年郡非不大也而土力實耗于往時民非不多也而貲力實罷于昔日則夫學校之教禮樂之文亦有所不逮也事稍上聞廟堂慎選守臣而燕人吳侯由彰德路摠管仍授大中大夫即拜平江中書遣使以堂帖賫起馬璽書得乘驛南下用示特恩既至首謁大成殿仰見殿脊勢將傾圮

甕楠欹墊欲壓尊像自聖師以下彩繪剝剝窓戸闌楯
髹漆舊暗侯乃惕焉疚心即良稽贏節冗濫悉徵每歲
廩入之畸度積可敵費乃鳩工庀材一新禮殿并兩廡
戟門自聖門以至從祀諸賢衮冕圭珮五采煥發如日
麗天重建外門揭示文廟采軒久撤去迫近香案殊失
是亦一新之禮殿前舊設樂亭官臣之所戾止也至
廟貌深嚴之意侯命復之雄渾沈沈而廟益以邃密僉
謂吳學自數年來支柱庳傾苟遮目前率多具文無教

養之實豈若侯誠慤一忱興學養士為已任哉乃囏石紀辭以章侯修舉廢墜之實謹按中吳自泰伯端委以臨其民其後子游生于海虞乃能北學于聖人之門風氣既開賢者輩出由其山川之秀不可悶若夫庠序之教則尚未大備也至范文正雖生長北方及歸典鄉郡深惟桑梓之故莫先學校之教由是大興吳學今宋社已墟而學宮成于公父子者迄今不墜雖其間張弛有時不同然閱久而人心愈嚴重則以公父子里閈之

故也今侯敬歷中外而以才望為吳守臣其潔白之操豈弟之政要其心不以文正自期待者固不能若是也因紀侯修學之實而侯之德美因幸連得書謹記至正五年歲乙酉十二月望立石

建大成殿軒記

周伯琦

東南之學校莫盛于吳會矣學之有殿以崇祀也殿之有軒以合樂也殿作于大德戊戌修于延祐戊午聲容叙秩每病其隘蓋將七十年矣郡守海陵王侯時虔莫

謁惕焉于懷爰重改作誕謀恢益廼乘露臺伉南甍而
增作新軒起手于至正二十六年丙午之歲四月至七
月而訖功其制三間中廣二丈左右各殺三尺四寸棟
隆二丈七尺六寸深殺隆一丈一尺藻井中帝八觚齊
綴金鱗錦羽蛟拏鸞鳳騫文版夾覆五采輝絢遐睇山立
仰瞻雲升軒以殿崇殿以軒邃體勢宏麗庭陛肅嚴于
是簨業之設鐘磬之縣琴瑟搏拊之陳簫管笙篴塤篪
柷敔之列秩乎其倫粲乎其章登歌合聲協律諧節以

達薦饗以慰獻酬陟降旋折綽如裕如所以昭格欽報者儀文咸具然則新軒之作其可緩乎先是以版為軒風雨摧撓隨時葺理至是撤而更之王侯視事之初軍旅未戢供億百出獨能以興學校為治民之本勸農儉用抑浮尚質獎掖師儒廩餼周給經生充貢黙庶向慕首戒弟子肄大成樂既而營度工材不貸于官不漁于民一瓦一木必庶其直故是役也不日而成又以餘力繕完東西兩廡易其飛櫺木版之朽圮者凡聖賢大儒

塑像歲久黯昧則重繪飾之靈星戟門形貌一新學政
序舉先後適宜議欲廣厥學宮講堂齋館旁室叢庄器
用悉如規度期以德禮風化提封不徒屑屑于政刑之
末如世俗之能吏而已於乎詩書禮樂四代之學所以
立教淑人者也詩言志書紀事誦而習之博文力踐禮
之節以經邦紀民樂之和以移風變俗其功用廣矣大
矣釋奠于先聖先師尊其道報其德禮之隆者也爵五
聲六音以致敬享貫神明章教化樂之殷者也古者典

教用樂故樂正崇四術立四教以造士升其賢秀材而官之内則臣功外則民社以是成已以是成人馴致雍熙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王侯之有功于學校其以古道自任者哉殿軒之作雖一役也可以堅見其政矣校官貢頴之傳著請文于石以宣憲方來乃述其成功俾職教者知夫作軒之始侯名椿年壽伯其字也慈祥而惇義勤敏而篤仁由郡倅二遷為都轉鹽運使最勞擢郡守不離郡者八年民戴之如召杜云是歲七月既望

記時董工者平江路吏蔣德潤崑山州吏陸志道也資政大夫江西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鄱陽周伯琦撰

宮墻記

魏俊民

吳郡之西南偏孔子廟學在焉廟居學之左繚以宮墻九百餘尺舊學築土為之雨淋日炙弗克堅久教授徐震學正徐昭文學録邾經一日相與慨然曰廟自舊宋以來迄于今三百餘年而宮墻之廣歲必加墁飾始免頹圮計其費幾萬貫矣殆不為浮費耶乃謀易以磚石

為悠久計即言于監郡六十公經歷白公樞二公曰是吾志也爰命教授偕府吏劉鼎計工度程躬董其事其費一出于廩粟歲用之餘不虧于公不損于民墻之基内外為石三層凡五百七十丈其袤九十五丈高盈丈而隆其三下廣殺高之數丈有六寸上廣如下之數而又殺十之三磚一十五萬瓦三萬九千六百役傭二千三百他物稱是用粟一千斛始事于至正十五年之六月告成于其年八月工既成典教者俾俊民記其顛末

謹按吳學肇基于范文正公更宋南渡而其制始備至
我朝崇尚文教詔興學校而宏敞偉麗遂為江浙之冠
廟宇堂廡齋廩食廬靡不完美獨宮墻之制未備因循
千百年之久累葺而累壞非虧一簣之功與一旦鳩工
聚材撤而更之高廣堅厚一如矩度歷數百載可弗壞
雖事之興舉有數要非郡監之言參佐之良教官之多
才亦未暇理此俾後之人仰數仞之高咸指而言曰是
某守郡所成也是某教授所營也豈不足為方來者之

勸云是年冬十月甲子立石

添助學田記

謝南

國家駐蹕錢唐吳為股肱郡涵濡文教人材日盛校官養士歲費益廣宜以不足聞也嘉定戊寅判待制趙公彦橚出在官之餘田三百畝可得米二百石有畸以助經費且作簡謂冷曹曰養成美材為明時須旨哉斯言公之愛士乃所以愛國其仁豈有既哉是秋提刑攝府事即今右史王先生棐也參稽前比弛其征入由是

學宮益沾全惠而終始贊其決者僉判趙君與簠為有力焉南不才分教蒙此巨助幸迫終更何敢没其實用叙大畧併與公帖存之庶幾來者有攷云謝南記

吳學義廩記　　戴溪

東陽倪千里起萬以紹熙癸丑分教姑蘇始至計糧食不足以養士攷核宿弊學有羨積增養士貟彬彬咸集矣起萬慨然曰學校義之聚非徒養士也事關風教非學校誰實主之顧財力不可為爾漫不度贏縮侵費養

士曰我將為義是又好名者過非吾志也因以告諸部使者今右司郎中黄公適得廢寺没官田餘一頃先有佃學田者多取贏或不平爭之訟久不決黄公歸其田于學使自為官庄視舊額增米三百石合前所得田為米三百五十石有奇起萬曰是可行吾義矣請隷職于學者九人使得學正録錢糧官同主之因定其規約歲取其入祠祀范文正公及教養其遺三人士有入太學與薦名登科第者助其費有差文武士宗子皆預焉止

至會拜春秋釋奠其與行禮者凡費于此乎取又將斥其餘以助士貧而親不能葬與嬰孩之遺棄者約既定學以其議上于府守王公溉素盡心學校與合府咸稱善俾刻諸學宮與後人共守之起萬以書來求予文為記余嘗掌教湖學意有所欲為力不能給也起萬顧能之余誠愧焉夫事非始創之難而善終者不易也其始創焉者徒有是心因人成事未足多也萬一有後之人謂議不出已而忌焉則廢事非急務而忌焉則廢歲胶

月削則漸不可繼廢左兌右昌則苟寘目前廢雖規約
縷縷大書深刻無益也後來者不忘前不忘後益增廣
之使為可繼謹守成約雖甚急不易兌此非信義君子
慈祥勤篤平心無我未易及此余是以知善繼者不易
也然姑蘇之學為天下最素擇能文士有行義學業者
為之師固將由是推而大之非但善繼而已如前所云
特淺之為過慮爾起萬且受代書來益勤故以其說質
諸來者而以規約載于下方云慶元丙辰元日永嘉戴

溪記

蘇學復租田記

何林

景定初元庚申之臘林來庀吳泮時農扈告登先兩月已納稼交印之日廩有餘粟鄉圍田一頃民頑罪歲弗即輸而餉所急之符旁午于道適舟運水澁至移他租折金納不受攬家于京口糶客米應期限土人豈知此哉迨辛酉秋大水吳門上腴淹没大半學田低下訴澇者日相環也圍田又可知矣諸

友相顧愀然曰使餉臺不恤尚可移他租乎涉暑糧絶折助于臺府生意漸春諸友又曰雨巖先生吾黨之元氣也昨歲持節過吳謁夫子殿拜先公芳刻下顧瞻槐杏之陰徘徊若不忍去青子佩豈不在公懷抱間盍請諸林曰請粟者有限之恩歸田者無窮之利衆曰唯遂退而裁書越五日而書徹又五日而報下又浹旬而公牒頒霜鐘之感不如是之速也然先生不以吾士病吾兵方且搜括他租以五補一而後撥其用心何如哉

昔庠校之得是田也歲大熟時固不為無補五七年來飢饉薦臻往往移他租以輸餉所今先生能移他租以補兵食移餉租以給士食使兵無減租之慮而先生得以遂移租之仁士有增租之喜而庠校永免移租之害一舉而兩得之顧不偉歟且農士兵之分其殆起于田之不井歟成周盛時度民以授田其秀者為士勇者為兵旅卒兩伍之衆即此閭黨族之所聚出塾而耕荷戈而戰周旋乎同井之田薰染乎同門之訓養之所至教

亦至焉是士與兵之養一出于上今兵食皆仰給于縣官上之人惴惴焉惟恐其不足而士則自養而自學甚至于去里巷背父兄流離顛沛有不能以自給者猶幸而郡縣有學又以食不續而員有限毋惟乎士風之愈不古也公以兵食為職又能以士食之不贍為心其得周官井田之遺意歟雖然良法美意待人而後行吳學之興經始于文正范公典藩之初恢廣于恭獻公持節之後今先生篤念先正振鐸之地增給吳泮贍士之租

僉謂先正養心先生即昔之范公先生即今之恭獻也公節溪人名勢卿字安道自號雨巖以摠餉奏最陞直華文閣除畿曹提學事又諸生之一幸也諸生德公之賜請勒堅珉以詔後世于是乎書景定壬戌重陽日迪功郎特差充平江府府學教授何林記

平江路儒學祭器記

李塗

大成殿祭器者教授李塗方文豹所造也金屬大尊二山尊二著尊二壺尊十有二像尊如壺尊之數罍四洗

四勺二十爵百七十有二坫二百有二豆三百四十有
四簋百二十有六簋如簋之數爐一缶二槃二十有四
竹屬筐十有一籩三百二十有九木屬俎五十有五餘
仍舊貫初至元二十有九年十有二月望淦祇事顧茲
器非度明年考朱文公釋奠釋菜禮改為之十有一月
方君來明年偕方君為之元貞元年十月竣事首尾凡
三年鳩工更學正凡五人費伯華林桂龍白淵唐天澤
朱鳴謙凡四人楊如山洪焱祖丈一覺俞真卿會記更

直學凡五人潘梅孫計志道魏埜沈伯祥齊國俊費中統鈔凡四千貫有奇而後成蓋難且久如此後之人尚敬守之哉盱江李淦撰嚴陵方文豹書

蘇州府重修孔子廟學碑　宋濂

蒲圻魏公守姑蘇之明年鉏暴樹良德綏化孚上下洽和百廢具興孔子廟學顛危弗治顧瞻良久喟然而嘆曰皇帝大興文教詔頒明經六藝諸科嘉惠多士將以人文化成天下今弊陋至是非所以重承上意公即捐

俸為倡唯與修是圖其僚屬與郡之人士驩然而趨功
以廟言之宮殿修廊敞以靈星之門以學言之講堂中
居兩廡相向挾以六齋以達于前門至善之堂尊經之
閣又巍然而聳其後向也棟桷撓級夷黜昧而無輝今焉
丹雘炳煥簷牙飛翬飛已而洋池有梁采芹有亭先賢
有祠亦皆次第就緒而公拜蜀參政之命將之官有旨
還守姑蘇民大欣慶公復命補其墻塘四千八百尺有
奇唯廟學之前乃吳江甯開之園囿于封畛處迫殊甚

至是從化盡以其地六百尺入于學宮始獲關門于前用正地勢內歷洗馬來秀二池架梁以通往來外臨康莊左右有坊曰狀元畫錦其嘉名符契若有開必先者閣後之地奪于比鄰公察知其奸稽官書以為証比鄰詞服其地乃歸又懼遠而圖學廟四疆勒石志之始事于洪武六年正月甲子訖功十一月較之承平舊觀或有過無不及焉公帥其屬執豆籩具脯醢以成功告觀者莫不咨嗟自兵興以來學校所在隳踐為

墟而姑蘇幸僅存非公之至幾何不與之俱廢乎教授貢頴之既宣力始終復使訓導張田請記其事以垂不朽惟蘇之有學實始于范文正公蓋公景祐初出守鄉郡遴擇南園請于廟而建焉為其師者則安定胡文昭公也計當時人物固嘗盛矣數百載之下仰其聲光慕其風烈每使人發不可企及之嘆自時厥後雖有賢愚學之興廢靡常二公過化之地流風遺俗終未泯也況今遭逢有道之朝得良二千石為之師帥豈徒然哉然

公與學之志不下范公者也則夫坐皐比而談經藝者其必將取學于文昭乎明體適用之學吾知駸駸然向盛在家則孝于親出仕則忠于君而無負公與作之意苟不務知此摘英搴華而為譁世取寵之具非區區所敢聞請以是刻之麗牲之碑為修學作前代興造各自有記皆不公名觀字杞山碑為修學作前代興造各自有記皆不書系之以詩曰姑蘇之墟有川瀰瀰折趣南園滙而東流靈氛中啟煥爛弗收自非聖師疇協其休昔有哲人

出綰郡章乃構學宫乃建廟堂學宫煌煌廟堂洋洋衿佩將將來翺來翔盛衰相因揆理則然風摧雨蝕上漏旁穿矧丁囏虞烽火相連誰一舉臂持危扶顛大明當天九服同光攙搶歛翳奎壁吐芒眷我魏公來涖大邦屢形于言我敢怠遑既率部封復登府僚分勞授事具乃教條曾不一期厥功孔昭化此朽腐欝為岧嶤孰敦化原孰築教基孰牖民彝匪學曷為我語蘇人公豈爾私耳目苟具必致其思思之如何法孝與忠二者無媿

行將天通震澤有石其堅比銅史官勒詞用昭永終

蘇州府孔子廟學新建南門記　王奭

惟蘇州學肇基于范文正公父子學之左別有廟而靈星門南不十數步即畫于鄰垣于是旁趨東偏以為門而地勢菀塞大弗稱蓋數鄰垣之地廣袤若干畝在宋為錢氏園及元而業更甫氏先後為郡者屢欲拓之然不可以力得至正間郡守六十公乃以學廩之羨貿其地與甫開得其三之一暨入國朝前國子祭酒魏公以正

學碩德出守茲土政修令行大修廟學而宏博壯麗實踰舊貫未幾開說公化盡以其地歸焉公因命教授貢頴之繪圖而經營之郡人士願出私錢以助乃通道自櫺星門以極于南城之塗凡若干地故有洗馬池適當其前又有狀元畫錦兩坊適拱左右遂表文廟之道于洗馬池南而架梁以入其道南北之半故又有假山山之陰有池曰來秀其水自太湖入南城之池注之來秀自南流則滙之洗馬而北流其北流則歸學之泮池

而止又即來秀池南關假山遺址為門以正南面焉至是而廟學也出入之道殊矣故入其門則循池之東以趨于廟出其門則折而西又折而北為梁渠上者再以達泮池之梁始趨于學示神人之不可雜也方廟告成翰林侍講學士金華宋公既為之記頴之以為此一役也范公所未得為而魏公乃得為之始終幾三百年而廟學大備有不可不特書者爰以狀使奚記之奚也幸從公游不敢固辭于是具書公建門之績與歸地始

終俾刻焉至如孔子之道萬世遵行者孰不知之茲不敢勦說而瀆言之也門之新作在洪武六年正月甲子至十月丙申落成糜錢若干魏公名觀字杞山武昌蒲圻人世之學者皆稱之曰蒲圻先生云洪武六年歲在乙卯春正月丁卯朔會稽王禩撰

蘇州府重修儒學記

胡儼

姑蘇東吳大郡也學宮又東吳之冠也五十年前余嘗至其處而周覽焉喜其地勢之廣衍而惜其堂宇卑俯

有弗稱也時典教者對余徒有興嘆而已今年秋九月
教授豐城何澄校藝還自閩述其郡守況侯伯律興作
之勤求為之記大成殿及兩廡作于正統丙辰明年作
至善堂作後堂又明年作明倫堂作齋舍作射圃凡為
屋百間度材庀工載石陶甓與夫經費所需咸得變通
之宜越三年而役成高明壯觀夐超于昔丹碧輝映光
彩聿新況侯之奉揚文治以淑邦人者于斯盛矣而師
友之朝夕相從得以依乎廣居以安其息游以移其氣

體者何其幸耶學宮之建久矣唐刺史李栖筠始增置學廬至宋景祐初范文正公典鄉郡嘆學政之廢因州人朱公綽之請上其事于朝得賜田五頃乃割錢氏南園之地以建焉初公得地于南園將徙居衍者謂世出公卿公曰與其貴吾子孫于一家孰若吳士之多賢也遂以其地充學宮延師儒教育生徒而安定胡先生首居之嚴師資立教條經術治道明體適用之學表見當時實肇于茲而文正公之嘉惠斯文其用心不亦仁且

廣乎今況侯協謀侍郎周公重為興建蓋亦聞文正之風而興起者歟大抵國家以育賢為致治之本賢者以務學為致用之資而守令又所以承流宣化者也夫為政者既能盡其職矣而士君子之居業于斯者可不知所務乎必也息紛華功利之心以求夫聖賢之本領盡切磋磨礱之益無忽乎師友之講明由是以德行尊顯則禮義興而風俗厚以經術進用則心術正而功業著矣況侯余鄉人也其善政既已誦于吳人而斯舉尤為

知務故樂為之書俾來者有所徵焉正統四年二月初
吉前史官國子祭酒兼翰林侍講嘉議大夫太子賓客
致仕豫章胡儼撰

重修蘇州府廟學記

金幼孜

蘇為東南都會學校人材實為諸郡先昔宋景祐間范
文正公仲淹請于朝始建先聖廟學于吳蓋割錢氏南
園之地而為之者也荏苒三百餘祀薦歷兵燹屢興屢
廢而比年以來其學舍文廟傾圮漸不可支永樂甲辰

秋臨江陳孟浩來典教是郡顧而嘆曰學校風化之本乃不振若此其何以稱仰崇以作興士類遣監察御史李立按治吳中孟浩以其事白之乃力贊其成為裒大家富室之有力者俾出金穀而協助焉孟浩復與訓導馬壽錢紳韓陽各捐己俸以為之倡于是鳩工庀材首新大成殿增飾塑像次新明倫堂旁飾齋廡室廬次及池橋亭檻階陛垣墉靡不繕完是役也工不勞民費不出官而蹟然更新于一旦之頃往來者但視其成而不

知其所以成也孟浩請予記其事予不敢辭則為之言曰學所以明人倫人倫不可一日廢學校其可一日廢邪士游于其間其理則仁義禮智其器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其文則易詩書春秋禮樂若是者豈徒托之空言蓋欲明其道以充其性密察于幾微致謹于踐履積累以至乎浹洽擴充而極于廣大此則學之之要而所以成已成物者不外是矣吳素稱禮義之鄉宗工鉅儒先後相望他未暇論有若吾文正公之清修博雅

文章事業光明俊偉至今為天下後世重士生于斯游于斯必取法于公無眩于邪説無奪于利誘充其内以達于外他日出而臨民則思為良吏立朝則思為名臣眞履實踐以求無負于所學自達則吾孟浩所以拳拳于斯文者豈空言而已哉因悉記其事并書其説如此俾歸而刻諸石且以示後之典教事者尚思自勉以繼于無窮焉是為記宣德五年歲在庚戌三月吉日資善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臨

江金幼孜

蘇郡儒學興修記　　徐有貞

蘇為郡甲天下而其儒學之規制亦甲乎天下是蓋有泰伯至德之化子游文學之風安定師法之傳在焉不徒財賦之强衣冠之盛也學之建自有宋越有元至于我有明幾五百載其間廢而復興毀而復修惟牧守之賢是賴其人在郡志可攷已然近自正統景泰之際國家多故學寖以敝爰歷數政皆常有意興修而弗遂成

化初元今巡撫都憲瓊臺邢公之為守也因荒圖豐革故圖新曽不期月百為具舉諧于是教授南昌程君蘭司訓餘干張君憲山陰李君璞駱君舁協議以請于公公曰是吾志也乃相舊規有仍有改而一新之若大成殿若戟門靈星門若尊經閣若明倫堂則皆仍而新之者也若先賢祠若會膳堂若四齋暨直廬若射圃若泮池之橋則皆改而新之者也經始于丙戌之夏落成于丁亥之秋凡在學者忻忭胥慶會邢公既升而巴渝貴公

來繼其政謂斯文盛事不可無記之者因率學職諸君
來以為請予郡人也而有子在學于學之與修亦同其
慶焉乃進諸生而語之曰夫學之作興在乎君長化導
在乎師儒而進修之功則在諸生之自勉焉爾凡為學
者所以學乎聖與賢也學乎聖與賢者蓋將希至乎聖
與賢也希至乎聖與賢者而可苟哉其必也由乎詩書
六藝之文以通乎唐虞三代之道處焉進修焉而為之
德業出焉施設焉而為之政事堂堂焉表表焉以立乎

天下若陸敬輿之于唐范希文之于宋庶幾哉始而希賢終而希聖不惟其言惟其行不惟其名惟其實窮維斯達維斯憂樂維斯成于已也惟斯成乎物也惟斯使世之論者謂吾蘇也郡甲天下之郡學甲天下之學人才甲天下之人才偉哉其有文獻之足徵也斯于作興化導之意為無負矣

蘇州府重修儒學記　王直

國家稽古定制建學立師以陶鑄天下之英才使名成

一器而天子垂拱于上以收平治之功其義遠矣人顓蒙方其幼也苟無禮義以漸摩之逮血充氣盛慾竇漸開鮮不傷倫而敗度先賢之為政者緩于刑戮而急于教養良有以也蘇為東南大郡土沃民繁家衣冠而户絃誦泰伯揖讓之風儼存然性頗輕脫閒好爭訟亦有夫差之遺意焉苟非學校之教提撕警覺又何以矯其輕而歸諸厚哉學宫在郡治之南可一里許舊傳為錢氏南園文正范公購得其地而創之歷年既久雖屢

經營繕卒未愜大方之觀今太守四明姚侯下車以來政化大行毅然以修舉廢墜為已任視篆三日敬謁吾夫子之廟而拜之次及四配十哲兩廡諸賢見其神像歛側柱礎傾斜至有不敝風日者慨然歎曰為郡者之責也亟欲一新因白巡撫都憲萬安劉公巡按侍御南郡袁公咸韙其言或曰年歲未豐人尚缺食驟興土木之工第恐事未成而憂先至也侯曰不然吾上不虧府藏之蓄下不庸科歛之財以義制事而身先之胡為不

可況此名邦寧無一二仗義者而副我乎于是首出俸資若干為衆人勸既而聞者四起爭先投刺惟恐居後因命訓導周謐以董之斧者鋸者髹者塗者不期年間厥功告成大成殿明倫堂兩廡四齋尊經閣至善毓賢二堂道山觀德二亭靈星門學門儀門罔不修治復彩飾聖賢及歷代諸儒神像築杏壇一區立狀元解元二坊皆親書其扁徹文昌文正二祠移諸爽塏見者駭愕郡之耆艾私相謂曰吏不驚而民無擾何成功之若

是也教授臨川黎擴與予有鄰郡之誼走書謁文以紀其事予自謝病南歸久疎筆研固辭之而不可乃勉為言唐虞之世比屋可封無他教之至也三代以降雖沿革不同其文獻猶有可觀者自秦罷侯置守為吏者止知簿書敲扑而已尚何暇以歌青衿采芹乎侯之為此度越前人遠矣侯名堂字彦容由進士拜冬官主事陞郎中出知廣信累著能聲因丁內艱蘇守告閟都憲崔公時巡撫江南每難其人會議京師聞侯服闋立請

于天官冢宰而假之衆論稱屈崔公曰屈之者所以伸之也不遇盤錯利器何甄玆而果能稱其言而光闡之不趨衆向顯揚名教激厲風俗雖文翁造蜀豈是過哉吾知蘇之人材過此必倍蓰矣他日棟明堂器清廟楫大川必有勝其任者則侯之功豈可泯乎因書以告來者大明天順五年歲次辛巳冬十月吉旦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吏部尚書前翰林院侍讀學士國史總裁兼經筵講官致仕泰和王直撰

修蘇州府儒學記

陸鈱

詩稱既作泮宮春秋書毋桓公之楹夫泮宮實修之而云作者以見修廢之功擬于創制而一楹之毋孔子不遺者豈非以尊室在所當愛先哲後好義之士尋源索本割南園地為之而規模始著自後往往歸重于茲故或為之增置齋閣或為之附益田租開建恢擴日新月盛而豐碑大刻紀載鋪張者亦不敢後焉其意豈不昭然哉國朝文制日興崇奬尤甚學宮

之侈殆逾百楹生徒之衆亦克稱之教化之隆于茲見矣成化甲辰襄城張公邦鎮來按茲土視學之暇徘徊顧瞻見其規模雖宏而朽弊相繼棟宇雖完而凋落漸與以為天下之事為于其細者易為于其大者難與其為于其難孰若為于其易于是審其輕重緩急之宜而圖起廢更新之意視其可易者易之可因者因之晦者飾之腐者剔之搖者築之經始于談笑之餘而陰益前人之功成永固之業信哲人之為有見于幾先哉學功

告成而公以代去貳守毛公廷美實護其事覩成功之
難歎曰襄城公茲舉非徒上安神祀下悅衆心實所以
詔我後人而興起後學也蓋君子所重人咸重之君子
所忽人咸忽之公重于學校如此所以感發奮厲者已
在于不言之表且其規畫財用出于散漫收贖之餘而
選徒用人在三時閒曠之日事成而人不勞吾徒不知
所重焉豈理也哉于是伐石走書幣詣余求文其上予
時方負罪憂居謝不敢受而諸生皇甫信朱華道毛公

意懃懇諄複累累不已余曰古人大功廢業又曰三年之喪對而不問孤豈敢為毛公惜哉顧其情有未安而禮不敢違耳于是二生據余庭柱間相持者移日務于得請余乃重違毛公之命固有要經而從事者將安所處乎古人為邦君之命固有要經而從事者吾敢取以為口實可乎于是再拜而受之竊惟儲養樂育登崇俊良此上之所以寤寐而不忘者然勢不能周悉而憲臣者耳目所司以延訪而博求者也張公

其知此者乎自余家居聞公修崑山學太倉學又修郡學三學賴以完整而生徒有歸教學得所張公之功也異時歌菁莪而咏棫樸者非公其誰與歸公能舉職毛公能承命不忘其艱是二公者皆所當書而復附于辭受之說者蓋其事關風教余苟得所處則諸生將領于余使其失焉必將以咎于余而余因得以自省豈不可乎故併書之為記

蘇州府重修文廟記　吳寬

蘇有學于城南實創于魏國范文正公更五百年來所以修葺而開拓者惟賢守是賴至于今日規模益壯天下之言學者莫能過之故四方賢士大夫之道郡中以一遊其地為快然猶病文廟與學之弗稱也蓋其制作非特視學為陋歲久且敝爾乃成化壬辰鄱陽邱侯霽來知府事政既克舉境内悉治嘆曰事神吾職也有如文廟敝陋孰任其過然吾未敢專也乃請于廵撫右副都御史洛陽畢公公從之則計財度工擇日而從事始

改作大成殿于舊址之北而侵于西者二丈有奇復作
靈星門南與殿直以甲午三月興工工垂完而報政于
京遂去任矣其年蠡吾劉侯瑀自監察御史超擢來
代政治益善視此舉非得已而前功所當繼也未幾殿
與門竟成既而若兩廡若戟門若神厨皆以次改作崇
卑廣陋悉合程度言言潭潭迥異舊規而廟與學始稱
矣他日知長洲縣劉君輝知吳縣丈君貴暨教授林君
智合言于寬以二侯之功不可泯者願記之以示後人

嗟夫孔子之道大如天地與之相參高如日月無得而
踰萬世之下被其膏澤者區區土木所能報其功邪而
人復為此無亦盡所以尊崇之禮以免有司之過爾蓋
比歲儒臣建請有欲加以籩豆佾舞之數者下羣臣議
議者亦謂此不足為孔子輕重而朝廷竟從其請行于
天下惟所以尊崇之者無所不致其極也詔下為丙申
之秋適吳縣丞陶節長洲縣典史劉慶皆嘗承命董役
以功完告及丁祭之期籩豆既陳佾舞斯列而棟宇深

廣足以有容觀禮者美之雖然二侯之意豈徒為是勞費以充郡中美觀者哉禮行于斯樂奏于斯致尊崇于斯固所以申其報本之私若夫瞻拜之頃廟貌尊嚴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無油然興其希賢希聖之心者乎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二侯之深意安知不出于此且是廟之作凡以事神也惟夫前後之相濟彼此之無嫌而一出乎公其功遂不至廢推此道以治民此民所以同歸于治也歟寬故學之諸生也于二

侯無能為役因諸君之請敢忘其淺陋而書之初學門
在廟街之東凡出入于學者必涉街以行邱侯以神人
之分當嚴也顧旁近多居民民既喻其意皆樂徙去乃
徙其門于靈星之西更為門于泮池之北以達于廟然
後廟左學右截然以正後有賢守以廟學為事者其尚
修之葺之以無隳其成功也哉翰林院修撰儒林郎吳
寬著

宮墻記

何澄

我國家列聖相承深仁厚澤洽于人心迄今七八十
年之久而學校之政尤惓惓焉設風紀之官以專提督
而郡守縣令尤必致意于是者于以體朝廷興學育才
之盛心祇奉德意而不敢忽焉者也姑蘇之為郡密邇
京甸郡之有學實宋范文正公舍南園之地為之其子
純禮因其舊而增益焉自宋至今二百餘年郡守學官
因其敝而輒加修葺號為東南列郡之冠正統癸亥巡
按直隸監察御史錢唐鄭公顒行部至郡謁于廟廷顧

瞻宮墻頹毀弗稱乃謂知府李公從智購隙地而增築之未及數月百堵皆興數仞之墻嚴翼端正僉謂余忝膺學職宜述其事以示永久夫學校育才有國之先務然而作興振舉惟繫于風紀之司與夫守令之賢蘇之學近日巡撫侍郎周公忱知府況公鍾倡而新之至于鄭公相繼興舉又得今知府李公奉承惟謹始完以脩豈非貞元會合自有其時而然斯文之在天地間未嘗一日而消歇與夫綱常之道所以厚人倫美教化者雖亘

千萬古同一時歷千萬人同一心也自今以始凡我士
子游歌于斯沐盛朝之化育瞻夫子之宮墻尚益思自
奮勵以毋忘君上之賜聖人之教與夫公所以率厲作
興之意哉若夫窺其墻而自謂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
廟之美百官之富者可謂自畫者也非聖人所以為教
也非國家建學育才之深意也吾黨之士當與共勉之
墻之役經始于正統癸亥之秋訖工于明年二月董其
事者長洲知縣王瓘吳縣知縣葉錫墻以丈計六百三

十高盈丈凡費錢以緡計五百遂刻石以記正統九年歲在甲子春三月吉日直隸蘇州府儒學教授劍江何澄撰文

范文正公祠堂記

汪澤民

吳學之興始于文正范公此所以專祀公也宋景祐初天下郡縣未有學公守吳請而建焉吳為公父母之邦向得錢氏南園地將居之或謂是必世生公鄉即以其地為學宮公之子恭獻公持節過郡益新學給田由是

立祠禮殿後忠宣公恭獻公從祀尚賢報本典禮宜稱
至元再元年春正月欝攸及祀屋幾毀明年文學椽蔣
君伯昇至顧瞻摧圮懼神弗居告諸郡守掄才木陶甓
瓦易撤故朽完補踈漏棟宇隆敞像設儼肅秋九月始
事冬十有二月工乃告成工為日凡若干錢為緡凡若
干郡守通儀道童公為署祠之扁蔣君偕公八世孫文
英來言曰公之祠于是也久矣若稽歲月紀載闕焉不
書諸石曷以永圖願記之澤民惟閒氣哲人學問本乎

六經蹈履合乎仁義元勳鉅德蔑以形容方慶歷中召
對天章閣奏十事三曰積貢舉既用其說學校遍天下
矧常聘安定胡先生主教吳學立師羽翼斯
道豈淺淺哉祭法禦大災扞大患于一時猶得祀之若
公之功施于天下後世豈惟吳學宜祀之凡有學者皆
可祀也夫奉祀固以致嚮往隆報勸士之朝夕仰瞻又
豈無感發其希賢之心者乎澤民夙仰公之高風隨牒
公之鄉屢嘗拜公之像今以文字寓名祠下何其幸邪

遂不辭而為之記又明年歲在丁丑正月壬子立石承
德郎平江路總管推官汪澤民為文

新遷范文正公祠記　黎擴

蘇州府學有宋大賢范文正公祠者蓋以公嘗典鄉郡
割所得錢氏南園之地建學而立之也祠及公之子忠
宣恭獻者以其復割前園之地益廣大其基而入之也
祠舊在大成殿之後入路迂曲落地陰潤每經一雨草
輒侵堦以致朔望之晨行香揭虔人跡罕至習為故常

今太守四明姚公堂治蘇之明年政通人和田穀大登乃嘆曰丈正父子建學之功如此其偉可能報其功之萬一乎于是相址于二門之內泮池之南入道之右厥位面陽厥土燥剛鳩工築基卜日遷于其上棟楹梁桷之腐黑者易之蓋瓦級磚之破缺者補之增以藻飾繚以垣墻書以題扁中塑公像傍公子神儼然一家之氣象也思昔日范文正公為當時第一流人物忠義滿朝廷功名滿天下事業滿邊郵

在他邦異域者尚欲效其為人況生于其鄉者乎凡育材于茲學者將以供君上致治之用也必目有所接則心有所動矣而我太守姚公既遷公祠于茲而在學之士出入往來無有不在其目目既有見心可得無動乎必思他日學成材就出為時用以文正父子上義下利之心如此可不則而效之乎以文正出將入相之才如此可不企而及之乎以文正先憂後樂之志如此可不力而行之乎效慕于幼學之時致用于壯行之日俾蘇

學之人才益感而益揚者實由乎一遷祠之所致也然
則姚公興學作人之功庸有既乎用是勒茲千石以示
來者

趙公生祠記

陳仁玉

古者釋奠必有合凡建學先聖先師各因其國之故今
郡國祀先賢于學宮猶古志也吳人自言子游氏北學
于洙泗以文學稱千數百載間碩大光明卓然見者若
陸宣公范文正公至今凜凜生氣文正公以景祐初守

鄉國始建吳學公子純禮元祐中持節過家奏請成之
邦人德焉因並祀之宜也南渡學再建餘百年已弊陋
寶祐三年觀文殿學士趙公與簴再守吳始即泮宮行
鄉飲射禮序賓以賢習鄉尚齒使民知教明年政通惠
洽百廢具舉乃先興學校委校官林君替是究是圖自
殿堂廊廡橫舍撤腐易新或因或革梁于池垣于達臺
于桂亭于芹疏敞儼整光景閎邃詄像視聽恍失其舊
增創登俊興賢二齋博士與弟子員講道誼于斯養志

氣于斯魚魚雅雅紘誦清亮相與歎曰誰之賜也于是
欲生祠趙公以公之父正惠公諱希懌舊守是邦廉正
有遺愛法當以所祠范公父子之禮祀之來俾余記或
問生祠古有諸乎曰有昔漢王堂守巴郡吏民生為立
祠章義為廣都長廣都為生立廟此其始也今為牧守
者生而能以神明自待法施于民澤加于物應祀典矣
豈以在為嫌哉世固有畏威縲敬規以為佞者要諸久
乃見若趙公再世三為守德吳者厚尸而祝之無異詞

者然祠不祠于趙公無豫咨爾學其能砥節礪行立道
成德忠君孝親建功植業增光于前聞人則所以報趙
公者不但香火之情而已也此公修建學宮之本意而
仁玉言之毋忽開慶元年五月丙寅門生通直郎軍器
監丞兼國史實録院校勘陳仁玉記

高文忠公專祠碑

高若鳳

天地間貞元之會嘗曠世而不一遇其遇之也必有非
常之人出乎其間以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以繼絶學

以開太平故孟軻氏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
名世者孟氏以命世之材而不遇貞元之會厥後漢之
興高帝以馬上得天下而有陸賈說以詩書唐之興太
宗定天下秉白旄黃鉞而有房杜以文學為之相三代
而下漢唐有國皆數百年興王之運明良際遇非偶然
也孟氏之說至是而益驗洪惟皇元太祖皇帝以神武
興朔方太宗皇帝夷滅西夏龍戰鷹揚時方以驍勇相
尚而高公智耀獨守儒術隱賀蘭山中太宗雅聞其賢

召見為陳帝王之道驚曰如此好言前此所未聞也世
祖皇帝混一朔南尤被寵遇呼為高秀才公專以儒道
啟沃聖衷嘗奏儒士師聖人之道今没為隷不可官為
給價贖為良民者凡三千餘又奏儒士教人以禮義宜
復其家遂蠲儒徭役且各著于令或以冒議公曰儒辟
則金也謂金色有淺深則可謂非金則不可也上嘉納
焉由是許文正公諸儒相繼登崇儒道之顯于皇元實
自公發之也世祖皇帝授提刑按察使行且大用尋卒

天下學校不忘公之德與許公並祀公之子睿仕至南臺御史中丞公之孫納琳見任江浙省右丞世共稱其賢朝廷贈公崇文贊治功臣金紫光禄大夫司徒柱國寧國公謚文忠至元後庚辰春正月儒學教授謝亨祖上諸儒議謂諸郡于公皆有專祠且公之子孫世居此邦則公之神游八極眙格貫通寧不眷戀于吳而獨闕然于專祠之奉甚失所以崇明祀之意遂移公牘援杭學例設專祠以春秋仲丁日祭以少牢肖像設主祀事

孔虔且俾余紀之使來者有所攷按禮經法施于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今公以儒道佐我太宗皇帝世祖皇帝使二帝三皇之治三綱五常之道粲然大明于世則于施民之法定國之勞孰有加于此哉緬惟此邦在宋仁宗范文正公仲淹以儒術參大政其子純仁位至丞相而文正專祀之奉三百年如一日今公之德業照耀史冊而子孫名位世濟其美與范氏等則此邦有文正之專祠顯其前有文忠公專祠繼其後二專祠之

奉相為無窮凡過祠下而仰瞻者寧有不起敬而以為
儒道之可尊者乎或曰公之子孫烝嘗之祭有家廟在
在公寧能舍家廟之祭而歆學校之祀乎曰家所獨也
專祠所同也公之神靈在天下如月在天但有此水即
有此月月之千水豈有所擇乎于是系之詩曰皇矣厥
武威震穹垠天戈所指悉主悉臣不有元哲孰開人文
貞元之會篤生異人隱于賀蘭韞玉席珍赫赫太宗徵
召是勤世皇撫運寵頠殊倫從容獻納非道不陳士脫

因奴儒蠋徭役誦詩讀書人皐家稷茅拔茹連我公是
力惟茲吳會專祠肇闢肖像儼然有嚴有翼祀事孔虔
以報明德勒詩貞珉永永無斁至正元年二月立石

中書右丞浙西道宣慰使游資德生祠記

陳立武

大元混一天下至元乙亥冬師壓吳境今中書右丞浙
西道宣慰使游資德自軍前隻身渡畧徇徑抵城下諭
宣聖朝不殺之仁言馬而孚翌日舉城歸附公乃遍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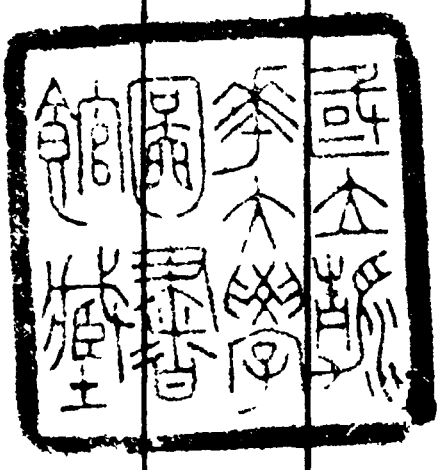
閭巷家至戶曉告語諄諄市不易肆民皆按堵咸曰生
我者父母也更生者公也既而撫治吳郡安集勞來使
寧爾家使畋爾田流通有歸矜寡有養直枉抑姦扶傷
揜骸民生死無憾公之有德于民者甚大至于葺營砦
而師之勞者安給糧米而軍之散者聚維揚駐兵飛漕
六十餘萬石其在江陰通江者亦餉以二十萬而贏師
用宿飽馬騰士歌公之有德于軍者甚深公曰非吾實
能乃上恩也歸美報上吾其為士民先乃徧詣緇黃之

居悉奉粢盛供設俾各以其教祝天子萬壽與俯跪起
咫尺天威示民有尊咸震咸悚公又曰尊君親上然後
興學古制也曷敢不承暇日下車庠序禮祠先聖勉勵
儒生繼粟繼肉均得其養學舊有田多入于兼并公使
各復歸期于深衣韋帶之士莫不欣戴菁莪樂育之恩
越二稔公持節浙右士吏軍民兒童耆老擁馬首願留
公亦為遲行諭以肅將明命罔敢宿留既視事聲名不
減治郡時吳人之舉手加額曰吳屬郡也猶幸被公之

德于無窮歲壬午春入覲過吳重臨學宮丁寧諸生學不修且壞吾佐若費因得以葺故益新丹雘炳煥為他學最政事教化可以並行而不悖矣自昔有大功德者當世道之百世誦之公之治民似龔黃馭軍似李郭興學似魯僖對揚王命似台穆公眞足以耀當今而垂後世盛美未述非闕典歟邦之人士相與謀立生祠于學俾立武屬辭而刻之石學者有天子萬壽之宮凡公之所以盡忠報國者無非為敬祈億萬斯年之地吾道永

有賴焉祠而祝之夫何慊立武義不敢以蕪陋辭敬撫其實而書之公名顯字子明汴人也至元十九年正月人日浙西儒學副提舉陳立武記

吳都文粹續集卷三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李　椿